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朱子年譜考異卷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

臣

范來宗

刑部郎中

臣

許永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

臣

吳興

謄錄監生

臣

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考異卷一

寶應王懋竑撰

洪本傳年譜云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元本云字

之寓舍溪元本紫陽書堂此據行狀州元改始居崇安五夫里勝所居之

聽事堂曰紫陽書堂此據行狀州元改始居崇安五夫里勝所居之

紫陽山韋齋先生嘗以刻其印章用之勝於聽事識

故鄉也元本紫陽書堂此據行狀州元改始居崇安五夫里勝所居之

寒泉塢曰寒泉精舍元本紫陽書堂此據行狀州元改始居崇安五夫里勝所居之

峯之雲谷勝曰晦菴元本紫陽書堂此據行狀州元改始居崇安五夫里勝所居之

廬於武夷五曲曰武夷精舍元本紫陽書堂此據行狀州元改始居崇安五夫里勝所居之

作滄洲精舍自號滄洲病叟後又更號龜翁元本紫陽書堂此據行狀州元改始居崇安五夫里勝所居之

朱子年譜考異

刪去今卒年七十有一仕至朝奉大夫待元制本有刪去華間  
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文追封徽國公從

祀孔子廟廷無李本按年譜始於李果齋先生而洪本

載此條於年譜之首洪本皆稱先生而此條獨稱朱

子又追封徽國公在紹定庚寅從祀孔廟在淳祐辛

丑距朱子歿四十年矣果齋必不及見也其為後人

所增入無疑今從李本削去而附載於此其有訛誤

俱據文集行狀改正闕本亦載此條於後而又有不

同今皆畧之不復一一置辦也李果齋元本不可見

三本李為陽明後人一新所刪改洪本行世者有李洪間

有增入而無能是正新闕本尤為疎畧按行狀云

字仲晦本傳云字元晦一字仲晦考屏山先生所作

字辭本云元晦朱子跋屏山遺帖熹字元晦亦先生

所命不云改字仲晦惟性理大全載字辭注云後以

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改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

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

陳諸集其稱元晦無云仲晦者而朱子文集於題跋

自署皆云仲晦無稱元晦者是為參錯疑大全注語亦有自來行狀據朱子自稱本傳則兼考他書故兩存之洪譜止據行狀而不及其同異之故甚為踈畧故附記於此又按閩本亦云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改字仲晦疑年譜元本有之此大全所本然閩本新出或反以大全注而增入亦未可知其載字辭較大全則多十餘語又似別有所本非自大全採入者也

#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按年譜李本稱朱子洪本稱先生年譜朱子門人果齊李公晦方子所輯自合稱先生李蓋以意改也定從洪本又閩本稱文公此按遷墓記云府君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年譜云以方臘亂不能歸方臘之亂在庚子辛丑承事之卒在乙巳見本則方臘之平久矣

年譜誤也又吏部行狀云授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縣尉以乙巳計之除服當在丁未而四月靖康之變吏部已在尤溪是吏部以丁未三四月間除服即調尤溪矣又考吏部與祝公書已酉十二月在建州權職官庚戌正月棄所攝携家寓政和五月初又携家下南劍入尤溪是在尤溪約二年即去官但未詳何時以嘗作政和尤溪兩縣尉故往來其間而假館焉閩本云任尤溪秩滿假館鄭氏之義齋而生文公非其實也今定從李洪本改以方臘亂句而補調尤溪縣尉於嘗僑寓句之上庶為得其實云又考閩本所載南溪精舍記鄭氏號義齋非寓舍名也閩本假館鄭氏之義齋亦誤閩本年譜云婺源南街故宅有古井紹聖四年井中白氣如虹是日韋齊公生文公嘗曰聞先君生時井中有氣如虹白虹經日不散因名虹井韋齊公嘗作井銘遂名韋齊井是歲井中紫氣如雲

雲虹

虹

當

三日

而

文公

生

本洪

按建炎四年正干戈擾攘之時尤溪距婺源甚遠即故宅井有紫氣焉得知之且曰三日而文公生其為附會無疑也今從李本刪去閩本又云文公面右有七黑子時並稱異李洪本不載今附見於此

### 四年甲寅五歲

韋齋行狀是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尋丁內艱服除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厯司勳吏部員外郎按丁內艱當即在四年服除則六年也至十年則出知饒州乞祠還家矣閩本年譜云文公名沈郎小字季延皆志其地也尤溪原名沈溪後因避王審知諱改尤溪尤溪隸延平行五十二

### 五年乙卯六歲

黃義剛錄與行狀天之上何  
物語畧同而小異故并載之

七年丁巳八歲

洪本年譜云又嘗指日間於韋齊無李曰日何所附曰附  
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齊奇之李本按此與行狀所  
載本一事而所記不  
同今從李本刪去

十年庚申十一歲

年譜所載本之兩行狀而缺  
蕭公顓今并載吏部行狀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韋齊先生憂

二十四日四字據吏部行  
狀補城南年譜作水南誤

稟學于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門

按韋齋遺命稟學三君子而朱子師事屏山為舉業於白水籍溪蓋以父執事之白水妻以女不詳何時未幾而卒事籍溪最久然皆稱胡丈不稱先生至為三君子墓表行狀則皆自稱門人蓋以韋齋之命也年譜云按先生所為草堂墓表與籍溪行狀俱稱二公受學涪陵譙天授盡聞伊維之學其淵源大畧本此至於師門誼篤則屏山為最其為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又命字祝辭有云木晦於根春容眩數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云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言而思竅動而思躋稟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期望之意如此先生晚歲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蓋識父師之誨也

李洪同

按草堂墓表云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  
遷易學即往叩焉盡得其學之本末籍溪行狀云既  
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初未嘗言譙公盡得  
伊雒之學也屏山學佛以為佛與吾聖人合故作聖  
傳論墓表明載之矣晚歲晦木師傳之云獨指字辭  
而言耳年譜所云恐皆未確今刪去而載屏山白水  
兩墓表籍溪行狀及少傅劉公碑於後又以此條李  
洪本皆同或元本所有故附見於此而並論之  
辭闕本較性理大全增  
多十餘語今據闕本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韋齋先生

按吏部行狀以卒之明年葬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  
遷墓記云初府君將歿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  
遂寔其里靈苑院側與吏部行狀不同年譜  
從行狀今姑仍之洪本并及改葬今刪去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是婺源以下從洪本李本畧與內弟程洵前一帖李本不載後帖亦有刪削止云有帖與內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云云按朱子此時頗事詩文而卒歸重語孟與反求諸已則大本已立矣李本以意刪削非元本也今從洪本按與程允夫二帖今文集缺虞集復田記此後人所增入於文集語錄其事皆無所考不知虞何所據也李本尚存其真洪本刪其首按虞集作復田記句則似元本所有後人遂無從考證矣今姑仍李本而附論之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于延平

李洪本皆作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今改正按年譜言癸酉受學延平先生而行狀言歸自同安

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遊以趙師夏跋考之當從行狀但自同安歸後戊寅往見庚辰又往見而行狀不指其年以今考之戊寅與范直閣書稱李愿中丈不稱先生延平答問載戊寅間語不似受學有云不審尊意以為何如至再題西林達觀軒詩序庚辰始稱先生往來受教則受學當在庚辰也今據行狀文集改正延平戊寅冬答書云得吾元晦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此非從學語也壬午書云所幸比年以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壬午距庚辰三年故云比年若以癸酉計則已十年即戊寅亦已五年不得云比年也以此二書證之則庚寅受學無疑矣續集與羅宗約書云目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庚辰朱子見延平寓西林院此亦庚辰受學之一證也洪本年譜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格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

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按此條必元本所有非後人所增入李為陽明之學以道統之傳始有所歸語為太重故刪之非有所據也今按朱子盡棄異學在庚辰而年譜屬之二十四歲時非是故改從行狀而年譜則仍附見於此非敢效李氏之妄刪也

##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

鄉本年譜春建經史閣後有晤呂伯恭於福州一條注云時伯恭父倉部公官福州朱子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與伯恭交始此按東萊年譜云是年春倉部為福建提刑司幹官公隨侍於福唐丙子應福建轉運司舉丁丑春試禮部不中六月歸福州十月倉部秩滿隨侍歸婺州據此則東萊乙亥丙子丁丑皆在福州其與朱子相見必在此數年間但兩家文集皆無所考白事大都督府似用同安官書記中語據記

春正月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而東萊年譜是年春倉部官福州則正月未至任也此未詳其所據又鄉本於癸未有晤張敬夫於臨安一條按包揚錄云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某時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云則鄉所據也然包錄亦不言其初相見今俱附見於此鄉本考訂較舊譜為詳其有訛誤亦不悉辨也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李洪本無今  
從鄉本補

定釋奠禮

李洪本皆附注建經史閣下  
闕本另立一條今從闕本

申請嚴婚禮

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載申嚴婚禮狀又此狀與蘇丞相祠記皆無歲月可考今附於同安任之末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

李本館於陳北溪洪本館於北溪陳淳俱誤闕本已改正按北溪漳州人朱子庚戌至漳州始來受學年譜之

誤甚明今據畏壘菴記改正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按李本不載此條而續通鑑載之續通鑑必本之年譜此李氏自以意刪之耳戊寅與范直閣書云頃在延平見李愿中丈此為確證李蓋據西林詩序以庚辰謁李先生故刪戊寅而未考之文集也於庚辰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書再見其意以為癸酉受學此為再見凡李氏之率意刪改類如此今從洪本閩本同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 秋八月名赴行在辭

年譜云用執政陳俊卿薦也李洪按是年陳俊卿未為執政疑當作陳康伯康伯以二十八年九月參知政事陳康伯於紹興為名臣其薦朱子當在諸公之先自行狀畧不載但云召赴行在本傳云以輔臣薦亦不載其名年譜必以實書後來者祇知陳俊卿之薦朱子而不知有康伯遂以意改之不知俊卿方為殿中侍御史未為執政也孟子或問論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而曰近讀陳魯公集有論此者與鄙意合是固德人之言也其於康伯不薄矣不知修譜者何意改之頃見陳魯公家集其裔孫所刻偽撰朱子序及書自署門生此甚可笑然於此可見年譜舊本必云康伯薦故後人因之而偽撰也陳俊卿三字今改

作陳康伯年譜云是歲籍溪胡公以正字召據籍  
狀除元大理司直未改秘書省先生送行詩有曰漢行  
正字元大理司直未改秘書省先生送行詩有曰漢行  
錢衣冠滿道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足功名計  
祇為蒼生未敢休此首元本補不執我仇仇詎我知漫  
將行止驗天機猿啼鶴怨渾閒事只恐先生袖手歸  
作因何文集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  
我獬豸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  
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  
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胡公宏曰此詩有體而無用因  
廢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  
出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似為籍溪解嘲云按  
李洪兩本皆載此條是時籍溪家居召為大理司直  
未行改秘書省正字籍溪年已七十餘矣耳又重聽  
見丈生書與籍門人子弟皆疑其行朱子四詩皆有諷  
焉叙此頗詳狀但不知年譜載此亦復何意豈以為朱  
子不赴召之證耶五峯詩見朱子題跋中為籍溪解

嘲於朱子年譜亦無所當且籍溪赴召在庚辰見跋  
詩載是歲亦誤今刪去以其兩本俱載或元本有之  
故附之  
於此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始受學焉

年譜作再見李先生于延平今據達觀軒詩序改正  
洪本年譜云汪端明應辰云先生師事延平久益  
不懈嘗言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  
達不已日新如此李本此條在壬午俱歸延平下云  
字及蓋其上達不按端明前輩不當稱先生李本稱  
朱子亦是以例改每一去而復來以下延平行狀中  
語上達不已日新指延平言與首二句語意不合李  
本亦以意刪非有所據也今以延平行狀語系之壬  
午俱歸延平下而此條則削去按年譜道統之傳  
始有所歸語必果齋元本所有然不如行狀所叙之

為得也。自龜山先生受學程子，以傳之豫章羅先生  
延平李先生，以及朱子，其的緒相承如此。然朱子之  
學，受之延平，而發明盛大，有不盡於延平所傳者。大  
學章句、序、叙、道、統、直、接、二、程、龜、山、以、下、皆、在、私、淑、之  
列。其大指亦可見矣。延平行狀言：求中未發，甚悉而  
反，而求之未得，所安於是。往問之南軒，而胡氏之學  
與延平不合。其後朱子自悟心為已發，性為未發，而  
又以已所悟合之延平所傳，其云已發未發之機，默  
識而心契焉，則與體認未發氣象亦小不同。而與胡  
氏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反相近。及至潭州，與南軒共  
講之。南軒蓋深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為不然。  
子見語錄又力辨呂氏求中之說。見文集與朱子  
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以艮齋銘為宗。指見與程則  
與延平異矣。故戊子諸書不及延平，迄已丑又悟其  
非更定已發未發之分，以胡氏先察識後涵養為不  
然。而於未發仍守延平之說，其云以靜為本，又云從

靜中漸漸養出端倪來則猶體認未發氣象之論也  
庚寅始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  
學問大指定於此而士辰作中和舊說序謂不得奉  
而質諸李氏之門於所已言者而未言者可推則已  
不專主延平之說癸巳以後往來講論亦不及延平  
至甲辰與呂士瞻書戊申與方賓王書明言程子之  
說不可移易延平自是一時入處未免合有商量晚  
年語錄楊道夫紫味道陳安卿廖子晦所記尤詳中  
庸或問力辨呂氏求中之非而謂龜山亦未免呂氏  
之失龜山之說則延平之所自出也此其前後異同  
之故亦大畧可考矣故今從行狀而年譜所載則附  
論於此未知後之君子以為何如也按朱子少即  
有志為己之學其學禪正是從心地著工夫而於語  
孟經史及周程張諸家之說攷訂講貫蓋無一日不  
用其功內外兩進自幼已然此所謂生知安行無積  
累之漸者也同安歸後再見延平盡棄異學而於求

中未發之旨未達於南軒講論逾四五年迄已丑始  
定其說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二語生平學問大指  
定於此其早年進學之序於答江元適書汪尚書書  
薛士龍書陳正己書及中和舊說序自叙極為分明  
今日可據以為說至庚寅以後所謂獨覺其進而人  
不及知者蓋非後來之所能擬議矣孔子自言吾十  
有五以至七十其節次可考而程子言聖人未必然  
特為學者立法朱子亦言因其近似自名不敢輒為  
之說也明道謂謝顯道曰賢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  
以顯道之高明又親炙之久於明道尚有不及知者  
後之人何敢妄下一語耶若以一已所見而取文集  
彷彿之語以為依據又雜取諸家語錄龐亂之說而  
斷之曰某年至某地位又某年至某地位未免於以  
管窺天以蠡測海恐識者之有以議其後矣語錄有  
云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  
始無疑又曰自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隔一膜此

聖賢日新不已望道未見之心若遂據以為証是又  
痴人前不得說夢也文集語錄中多謙已誨人之辭  
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間或有為而發如與衆  
復向來支離之病此因象山譏其支離故云爾不可泥看孔子嘗言何有於  
我又言我無能焉孔子宜真何有無能者哉此又讀  
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故因年譜語而附論之世之  
君子望有以訂其是非焉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歲

年譜云是歲貽書黃樞密論恢復按文集與黃樞密  
書言敵退後當先為自治之計其於恢復蓋慎言之  
末以起用舊人為要策而恐敵之復來未嘗專言恢  
復也年譜元本出於果齋不應舛誤若此疑此三字  
或後人增  
入今刪去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 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即位

### 復差監南獄廟

年譜云五月祠秩滿復以為請六月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事不報是月予祠行狀云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遂上封事據年譜則予祠在上封事之後據行狀則得祠在上封事之前按封事首言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則固已得祠矣今從行狀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 十一月六日奏事垂

### 拱殿 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

洪本年譜云冬十月辛巳八對垂拱殿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

李本無戊辰二字

今改正

按孝宗本紀隆興

元年十月戊午朔辛巳為二十四日十一月不得有  
戊辰且辛巳距戊辰四十七日不應授官如是之遲  
也據文集與魏元履書六日登對十二日除武學博  
士則年譜之誤無疑今依鄒本改正鄒又據與李先  
生書九月二十六日尚在鉛山到臨安後答呂伯恭  
書有云區區已審察一二日當得對以程達時日計  
之登對當在十一月非十月也今亦從之除武學  
博士年譜云替成資闕也拜命遂歸行狀云除武學  
博士待次考宋官制除見闕曰填某人闕其待次者  
曰替某人闕朱子南康任滿狀云已係成資而丁未  
辭江西提刑狀云替馬大同成資闕則成資為闕滿  
之名成資上當有姓名如替馬大同成資例而年譜  
缺不載今無可考姑仍之年譜又云是歲有與陳  
漕書論鹽法與汪尚書書論龜山語錄本同按論鹽  
法可不載其目與汪尚書書  
為多不當獨載此今削去

# 歸劉氏田

按屏山卒於紹興十七年丁卯則田券不當在乾道中還田在隆興亦不在乾道中也豈以乾道還田而年譜誤載耶忠肅元本已改忠肅稱諡則在忠肅歿後忠肅卒於淳熙五年戊戌則亦非乾道中所跋矣且云至今猶存則並在朱子歿後其去朱子時已久矣不知何時何人所跋也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然李必據舊本如虞集復田記之類但不知何人增入洪本去按乾道中田券跋云八字則似元本所有後人無所考正矣今仍李本

## 二年甲申三十五歲 困學恐聞編成

按朱子以困學名其燕居之室必在同安既歸之後困學詩之作則在恐聞成編之前蓋戊寅己卯間也

困學恐聞編序不著其年而文集次於論語訓蒙口義之後年譜序於甲申必有所據又延平答問之錄自丁丑至癸未其成編必在甲申後但無序文可考耳年譜亦缺附記於此

按朱子少稟學於劉胡三先生之門而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庚辰受學延平後斷然知老釋之非矣答江元適書以先君子之餘誨而不及劉胡者以三先生皆為佛學也獲親有道自指延平先生此書叙次最為分明更以何叔京書參考之尤為可據其云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又云晚親有道則亦受學在庚辰而非癸酉之確證也或疑江書不及延平之卒當在癸未朱子以十一月拜武學博士命歸即聞延平先生之卒矣江書及垂拱奏劄自在歸後非必癸未也其或在叔京書後歲月已遠偶未之及耳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劄趣就職夏四月至行

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按行狀本傳皆云既至則朱子四月間至行在矣因  
執政復主和議故不就職而請祠以歸耳年譜亦云  
既至所書未明今依行狀改正按本傳既至而洪  
适為相復主和議不合歸與年譜不合考宋史洪适  
是年八月參知政事十二月為尚書省僕射同平章  
事四月間未為相也本傳誤錢端禮以甲申十一月  
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次年八月方罷  
是歲二月陳康伯罷時未置相端禮為首參則年譜  
是也年譜載戊午謹議序曰戊午之議發言盈廷  
云云戊午之議據序文當作癸未之議李洪本皆妄  
改按戊午高宗紹興八年癸未孝宗隆興元年戊午  
初議和癸未再議和元履所叙次者戊午之議而朱  
子序中所極論者癸未之議也年譜不考全文畧載  
數語又妄改癸未為戊午盡失其意今削去而別載

序文  
於後

二年丙戌三十七歲

按與張欽夫兩書朱子自注甚明其別卷答張敬夫兩書與前兩書意同而在前兩書之後其無注者或朱子所自刪而後人又收入之然中和舊說序云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則必不止兩書也前第二書注云自有辨說甚詳今未見之豈指已發未發說及中和舊說序耶姑記於此朱子文集三十卷與張欽夫書三十一卷答張敬夫書大概以年叙三十二卷所載則不以年叙且多未定之論故疑為朱子所自刪而後人復入之者然未敢定也按朱子受延平求中未發之說未達而延平發求其說而不得甲申晤南軒於豫章舟中自是書問往來皆講論未發之旨也南軒集無所考而朱子兩書自注甚明別卷兩

書無注然詳其大義實皆一時語也向以中和舊說序云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之學則往從而問焉為至潭州時故以四書在戊子今以答羅宗約書考之自指書問往來而非至潭州時也答何叔京書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與此四書意相合又言程門記錄之誤與中和舊說序所云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亦正相合而何書自在丙戌何書順言伯崇過建陽在丙戌未及雜學辨跋其在丙戌冬無疑彼此參考四書之在丙戌而非戊子確然矣其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更不分時節此朱子所自悟非受之南軒夫中和舊說序及與敬而南軒從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不言未發與朱子所見畧同南軒前書尚有認為兩物之疑朱子再與書反復發明於此蓋無異論也至潭州後講論之語無所考南軒贈行詩云超然會太極眼底無金牛朱子別詩云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皆以未發為太極

即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之旨與四書同一意至已丑始悟其非亟以書報欽夫及當日同為此論者則潭州之所講論與朱子所見皆同而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雖若小不同而實無異指此中和舊說序於潭州之行畧而不言也故今斷以四書皆在丙戌而以答叔京三書答宗約二書繫之叔京書言體認未發氣象為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而有愧汗沾衣之語此求中而未達之時當在丙戌之春其言未發已發渾然一致則在既悟性為未發之後又言延平謂學者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則以已所悟合之延平所傳與龜山門下指訣亦似少異此在丙戌之冬在此書及韓學辨跋若宗約書宗約遠在西蜀又卒於戊子之四月二書必不在往潭州後其言欽夫書問往來近方覺有脫然處自指丙戌之悟又言所聞於西林者皆不我欺與叔京書亦相合又言衡山之學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則與中和舊

說序所云欽夫告予以所聞亦未有省後得胡氏與  
曾吉父書乃益自信亦正相合則此書或丙戌之冬  
丁亥之春夏未可知也考本年譜既一切不載洪本  
雖叙與欽夫諸書於往訪潭州時其意未明通辨亦  
不之及而閑闕錄反以末卷與張敬夫兩書為朱子  
尊德性之證尤為大誤正學考已覺其誤而以四書  
載於戊子叙說雖多其意終未明了故於此特詳論  
之以俟後之君子考訂其是非焉朱子自注二書  
文集編次於論程集改字之前時劉共甫在潭州乃  
乙酉丙戌間至丁亥則召還矣此亦四書在丙戌而  
不在戊子  
之明證也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  
災

按此條李洪本皆載於戊子是年五夫有秋見社與  
水災不合句疑其有誤及考續集與蔡季通書云邑  
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他兩日後方聞  
之耳是此水所及不遠而五夫獨不及也李洪兩本  
皆無注而文集與林擇之書言此最詳崇安大饑之  
後重遭此水災書中畧不言及與何叔京書言早稻  
已熟可無他虞正是七月亦不言崇安之有水災而  
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必因上年水災之故以此  
參考則行視水災之在丁亥無疑也林擇之以此為  
第一書此本證與擇之書極言州縣官漠然無意於民  
難於圖事而朱子八月即往潭州蓋避之而不欲與  
其事也是時知建寧府者徐嘉嘉乃秦檜之黨朱子  
自不肯為之用至次年崇安大饑及於五夫應縣官  
之委則不得不與其事而以請於府嘉方以檜黨不  
自安而朱子已為樞密院編修官陳應求劉共甫皆  
執政故所請即從而其實未嘗相合也嘉以戊子秋

奉祠去而社倉之米實始於嘉社倉記亦不欲沒其名反復參校水災自在丁亥今為改正而附著其說如此後之人得以考焉

##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于潭州

按朱子以九月八日至潭州留兩月講論之語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李本極畧洪本所增為多而不無謬誤今僅載李本數語而洪本則別見於此而附論之洪本年譜云留長沙兩月講論之語無所考見南軒贈行之詩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金牛先生答詩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里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又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從

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敬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徃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然則未發之旨蓋未相契也又云考先生與敬夫論中和幾十年而始定初與敬夫書以為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云云又曰道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云云後答敬夫書又以浩浩大化之中云云最後與敬夫書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云云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皆是此意按洪本所云深契太極之旨此以贈行詩與答詩臆度之耳朱子自甲申後與南軒往復皆講未發之旨而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蓋以未發為太極詩所云太極則指未發而言也專言太極則不識其意矣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兩先生於此無異論至潭州當必共講之中和舊說序云亟以書報欽夫

及當日同為此論者則至潭州與南軒同為此論灼然可證而謂未發之旨未相契者真妄說也范念德言兩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此語絕無所據洪本云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此李本無則指已丑已發未發說而言故以為歷十年而後定中和之指與南軒講論在乙酉丙戌至己丑即悟其非以書報欽夫欽夫以為然不過四五年間惟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欽夫執之尚堅後卒從朱子說雖不詳其時大約不久而論定矣以為十年而後定者亦妄說也其叙丙戌三書為初未定之論則是然不載中和舊說序所云則指意不分明又載己丑論心學一書以為定論此書在己丑初悟已發未發之分時尚多未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不昧為復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以靜為本諸論皆後來所不言即如仁中為靜義正為動與太極圖解正相反豈可據以為定論耶余南軒文云蓋繳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末乃同歸而

一致此統言之如論語說仁說之類非指中和說而言洪譜蓋誤認此語也凡此皆非果齋之舊李為陽明之學自主中和舊說故於此多所刪削畧而不言而洪本則不勝其可疑也姑附其說於此陽明整卷與引與微夫子最後一書以為辨而平海補朱隨筆亦以為朱子定論與年譜畧同恐皆未盡然也是時范念德待行嘗言兩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李洪兩本皆載之此或元本所有非後人增入也然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而洪本以為未發之旨未相契者非是竊嘗考之朱子從延平之學南軒從衡山之學各有師承延平沒而問之南軒南軒以所聞告之亦未有省已而朱子自悟性為未發而合之延平所傳見與何叔京南軒則專主衡山而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為不然見語錄問學又力辨呂氏求中之非見文集與書自與延平不合意其所云不合者或在於此其後朱子卒從南軒受衡山之學其已胡氏合必曾在吉此父書與以艮齋銘為宗指相與守之與見

程允夫曾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異矣與林擇之書後來所見不同不復致思蓋指此時而戊子諸書絕不及延平亦自可證至己丑始悟以性為未發之非未發已發各有時節而於未發仍守延平之說又深以先察識為非其先後異同大概如此竊以意擬之而未敢定也今仍李本存此二語以俟攷焉

### 冬十一月偕南軒張公登南嶽衡山

李本無此條今從洪本按南軒南嶽唱酬集序朱子遊山後記東歸亂稿序其叙次時日道里極為詳悉李本畧載南嶽唱酬東歸亂稿於往潭州至自長沙兩條下洪本別立此條而注語最為舛誤今依兩家文集考正而洪本注語直削去之亦不復一一置辯也又按朱子往訪南軒與林擇之俱行南軒序亦止言三人范伯崇至己卯始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同登山又與朱子擇之同歸然年譜言范念德侍行

疑本與伯崇擇之同行伯崇有羣從兄弟在湖湘間  
別往視之至己卯而後來然未有考也南軒序謂已  
卯胡實廣仲范念德至同登山朱子後記謂伯崇來  
始聞水簾之勝欲一往觀以雨不果而後醇叟胡廣  
仲伯達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  
而別洪本叙次斷續不明而以自嶽宮至櫛州為南  
嶽唱酬集尤為  
舛謬今盡削去

### 是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李洪本皆闕官字誤考宋制編修官檢討官皆有官  
字今補正 己丑省劄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  
授疾速前來供職則此除替施元之  
闕也施元之官期未滿故待次於家

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夏四月崇安饑請粟于府以賑之

年譜本社倉記而不及縣官之委甚為缺畧今載社倉記

### 程氏遺書成

按程子涵養須用敬二語庚寅始特拈出而戊子遺書序已云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即此二語之指也續集答蔡季通書云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為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則是序文後有更改蔡書不詳何時宜在庚寅以後耶時有先後之云亦不見於遺書序中則其所更改者又不止此也

按自潭州歸後以艮齋銘為宗指其見於與程允夫曾表父書甚明艮齋銘以知止為始而格物致知專

以察識端倪為下手工夫與學聚問辨之指不類其云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與至善事理當然之極註又不合與何叔京書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默會諸心以立其本是皆艮齋銘之指也石子重書非格物致知不用正心誠意及其正心誠意却不用致知格物其語自是但以審察見得為格物致知以泰然行將去為正心誠意亦仍是艮齋銘之指也大抵以心為己發以性為未發要從己發處識得未發故曰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凡戊子諸書皆是一意平湖謂答叔京書易為異學所借尚似有所未察正學考不載與允夫書則未見其宗指而於講論多所反覆似皆未得其要領也故附論之

五年己丑四十歲

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 秋

# 七月省劄復趣行辭

按樞密院編修官係替施元之闕是歲施元之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省劄催促前來供職年譜載於戊子年之末誤也魏掇之以四年十二月除太學錄五年六月罷歸正省劄趣行時朱子所以因是力辭也朱子魏元履墓誌南軒魏元履墓表年月俱可考年譜誤載而續通鑑因之今改正行狀云五年三促就職據文集回申催促供職狀五月內兩次准尚書省劄子催促供職今又准前件指揮年譜八月復趣行即第三次也以戊子末一條移於今年五月則明白無疑矣

按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在己丑之春蓋乍易舊說猶多有未定之論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自以為未當而已發未發說則以為指心體流行而言非指事物思慮之交與湖南

書又以為指赤子之心而言但不當言凡言心者此皆有所未安呂博士說中庸或問力辨其失而此以為大概得之又謂涵養之功至則其發也無不中節又似刪却已發工夫皆早年未定之論也中和舊說序在壬辰距已丑又三年不及前諸說則其所見已不同矣中和舊說序云亟以書報欽夫及當時同為此論者令其書不見於與欽夫答問中豈即與湖南諸公書耶既云第一書則尚有第二書第三書矣此書序年當在前而編次於六十四卷之末與答或人為類此皆編次之失恨不得起勉齋諸公而一質問之也與張欽夫諸說例蒙印可一書當在與湖南諸公書之後亦已丑答也其中亦多未定之論如以心為主即心體流行之見又云仁者心之道而敬者心之貞也後來都無此語又云靜中之動動中之靜動靜自是兩時不必互說又云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感者已發也寂者未發也今若曰已發而常未發未

發而常已發可乎又云以靜為本亦以偏於靜已發未發說小註已自明言之而篇末二語亦自平說凡此恐皆未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為復後來改之而太極解以仁中為靜義正為動與今解相反豈可據此書以為定論也整菴羅氏引此書與陽明辨平湖陸氏亦以此書為定論恐皆有所未察也 答林擇之三書皆辨先察識後涵養之非而於涵養特重於已發工夫未免少畧如云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湛之學似之又云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自然發見昭著不待別求陽明之學似之是皆早年未定之論而後求所不取也羅整菴嘗言後人創為異說者乃拾前人之所棄以自珍正謂是爾

##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朔望李洪本作旦按李洪閩三本皆云日居墓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五

側而不言何所寒泉精舍當與墓相近然以精舍名則是講論之地而非守墓之所也朱子庚寅與范伯崇書云比攜二子過寒泉招蔡季通來相聚亦有一二友朋初不廢講論則朱子固嘗至寒泉與友朋講論而謂日居墓側朔望方歸奠几筵恐未然也今削去而附見於此按書儀始虞猶朝夕哭不奠小祥止朝夕哭惟朔望饋食會哭則朔望饋食小祥前當亦然也朱子居喪自用書儀故或朔望歸奠几筵考文集答陸子壽書力言撤几筵之不可而於朝夕饋食則未明言答李繼善問謂朝夕饋食不害其為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其答葉味道書則據左氏特祀於寢與國語日祀之文謂主復於寢三年內皆日上食此後來所講定與書儀亦有不同者矣按禮記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註疏說皆不分明開元禮朝奠至徹夕奠夕奠至徹朝奠開元距孔賈不遠其或有所傳也鄭註既夕記云饋朝夕食也考子不忍

死其親事之如生存時進徹之時如其頃據此則殯  
宮朝夕之奠與下室之饋絕不同卒哭後罷朝夕奠  
而下室之饋自仍行於正寢但經文不具爾儀禮猶  
朝夕哭不奠不奠者但謂不行喪奠之禮書儀即以  
不奠為不饋食考  
之或有未詳也

年譜有家禮成一條今削去 洪本年譜云先生居  
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自始至  
祥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  
昏共為一編命曰家禮既成未嘗為學者道易簣之  
後其書始出於人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  
者黃榦直卿云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  
暇更定覽者詳擇焉 李本 家禮附錄李氏方子曰  
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  
古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為一編命曰  
家禮 年譜李氏則後人增益之本 黃氏當曰先生既

成家禮為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簣之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語不合者故未嘗為學者道也陳氏淳曰嘉定辛未歲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侔郡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文集答汪尚書書云嘗因程氏之說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答呂伯恭書云祭禮畧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暮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續奉寄求訂正也又答呂伯恭書云祭禮已屬納汪丈處託以轉寄然其間有節次修改處俟旦夕別錄呈求訂正也答張欽夫書云祭禮修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為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為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與蔡季通書云祭禮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為也程氏

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為之或者頗以僭上為疑亦不為無理并俟詳議也

答汪呂書在王辰又答呂書在

大書不詳其時

跋三家禮範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

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

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

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畧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

以病衰不能及已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

志也

八月寅

語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

公書減却幾處

葉賀

某嘗修祭禮只就溫公儀中問

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

陳按年譜及家禮附錄則家禮為朱子之書無疑

考之文集語錄則有祭禮祭說而無云家禮者所云

被人竊去亡之者亦祭禮而非家禮也唯與蔡季通

書有已取家禮四卷并附疏者一卷納一哥之語此

丁巳後書所云家禮乃經傳通解中之家禮亦非今

之家禮也

此經

傳通解中家禮六卷

年譜家禮成於庚

寅正居母喪時而序絕不及居憂一語所謂因喪祭而推於冠昏序中亦無此意勉齋行狀及家禮後序但言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既不言其居喪時所輯亦不言其亡而復得是皆有所不可曉者姑類集諸錄及文集語錄諸說於此以俟後之人攷而訂焉明邱氏濬曰武林應氏作家禮辨謂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云某嘗欲因司馬公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損益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哀病不能及已勉齋先生家禮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未詳畧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為家禮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未及脫藁而先生沒此百世之遺恨也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姑以年月考之宋光宗紹熙甲寅文公已於三家禮範自言顧以哀病不能及豈於孝宗乾道己丑已有此書況勉齋先生亦云未及脫藁而文公沒則是書非公所編不待辨而明矣文公集中有與門人言及家

禮已成四卷并家禮序文此門人編入以為張本耳  
按應氏此言謂家禮為未成之書雖成而未盡用可  
也乃併以為無此書可乎既無此書則胡為而有此  
序且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而謂門人編入以為張  
本決不然也況其所引勉齋跋語所謂未及脫藁者  
指經傳通解也非謂家禮也三家禮範序所云是亦  
未及參考諸家裁訂增損使無遺恨爾非謂無是書  
也黃陳李楊諸子皆出自朱門親授指教皆不以為  
疑而應氏生元至正間一旦乃肆意辨論以為非朱  
子所編斷斷乎出於門人附會無疑且謂其妄意增  
損三家禮範之文殊乖禮經又謂附註穿鑿尤甚噫  
應氏之為此言其亦淺妄之甚矣按邱氏辨應氏  
之說詳矣然以愚考之則應氏所疑不為無見但所  
據勉齋跋語則非其旨所引已成家禮四卷亦考之  
不詳至邱氏謂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然序文自與  
年譜不合勉齋行狀及跋語不言成於居憂時又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

言其亡而復得與年譜家禮附錄皆不合凡此俱畧而不言其所解三家禮範跋語則其失正與應氏同也應氏之辨今不可見因邱氏之語而得之故并附著於此以見前人已可疑於此者以俟後之君子考而質焉所引應氏語今其書之年譜成於庚寅以爲已丑家禮序不無年月誤又家禮之年譜成於庚寅字後來因與年譜不合故刪之應氏之本有已丑應

免齋行狀序朱子所編次有古今家祭禮而家禮與通解皆以其未成書別叙於後至宋史本傳則以家禮入於所編次之中刪去古今家祭禮故後之人但知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遂失其傳甚可惜也古今家祭禮成於淳熙甲午跋語可考其後增三卷見於與鄭景望書後又增一卷共二十卷馬氏通考載之年譜歷叙諸書而獨削古今家祭禮不載其意以爲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之書可廢宋史之誤蓋亦由此此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後之人又何責哉 附家禮考 家禮非朱子之書也

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為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叙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士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士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為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為

欽定四庫全書

牙子年譜考異  
卷一

三

言耶陳安鄉錄云向作祭禮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禮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答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見續集在蔡季通戊午間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哀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為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攷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

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叙所聞以為譜而  
免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歿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  
盛行又為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畧  
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為百世之遺  
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  
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為刊刻三山  
楊氏上饒周氏復為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  
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  
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為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  
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所刻家禮  
儀節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辭多踈畧未有以  
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備考年譜行狀  
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  
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  
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  
妄言之罪焉爾

凡另有後考摘家禮外誤  
數十條文多不載

跋古今家祭禮在淳熙元年甲午距庚寅五年不言其有家禮其云有能采集附益通校而廣傳之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與跋三家禮範雖前後絕遠而其意大概相同也家禮之非朱子書此亦一證

# 秋七月遷韋齋先生墓

文集遷墓記云初府君將歿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苑院側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鰲子峯下吏部行狀云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於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之後山鋪東寒泉塢壙記云距府別而遷然公所藏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某月某日奉而遷於武夷鄉上梅里寂厯山中峯僧舍之北按遷墓記言以韋齋卒之明年窆其里靈苑院則至乾道六年遷於白水鰲子峯下祝孺人

壙記言距府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是韋齋之墓遷於白水無疑矣乃行狀止云以明年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不言遷墓豈西塔山即白水鵝子峯耶靈梵院側鵝子峯皆在五夫里相距不遠故統言之乎然不得云明年也靈梵之定云卜地不詳而行狀之地勢卑濕自指白水之兆而不言再遷此不可曉果齋作譜時尚可詢問而今譜但為疑詞不知即果齋之舊否也遷墓記與行狀互有異同編次者亦畧不為考訂何耶姑記所疑於此

按自庚寅與呂東萊劉子澄書拈出程子兩語生平學問大指蓋定於此即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易大傳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從古聖賢所傳若合符節至甲寅與孫敬甫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尤為直截分明蓋相距二十

五年矣而其言無毫髮異也自庚寅已後書問往來雖因人說法間有所獨重而其大指不出此兩語晚年為鄂州稽古閣記福州經史閣記正以此兩語相對發明其指意尤曉然矣通辨正學考皆不載此二書今據文集補入陳師德書不詳何時師德卒於甲午此書當去庚寅不遠故附載之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 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以錄不及

養辭

按六年十二月召赴行在是年五月陳俊卿出知福州虞允文獨相閏五月梁允家叅知政事此召雖以胡銓之薦亦或允文克家之意也朱子以喪制未終辭其狀不見於文集疑其在喪中不復具狀但以省劄回納建寧府軍資庫而已至七年十二月喪制既滿尚書省依六年元降指揮催促起發朱子於八年

二月具辭免召命狀以祿不逮養辭四月三省同奉  
聖旨令疾速起發行狀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  
養辭免喪在七年而復召則在八年四月行狀統言  
之不復詳叙本傳亦同其七年十二月省劄乃依六  
年元降指揮而非即有復召之命也八年二月克家  
為相與允文並本傳九年克家相再申前命九年當  
作八年有召赴行在屢趣起發疑皆出克家之意而  
允文特聽之耳允文以八年八月去位九年特與改  
秩宮觀則允文之去位久矣然朱子於允文克家皆  
無書豈以申省狀已屢言之而素無交往故不便有  
書耶抑或文集之脫漏也陳丞相龔參政周丞相留  
丞相皆再三與書即趙雄王淮亦屢與書是在南康  
浙東事有相關不得不爾伯見與書而文集乃諱言之  
亦不識朱子之意矣行狀云四年之間辭者六此指  
六年召赴行在八年召赴行在七年省劄趣行八年  
省劄再趣行九年省劄又趣行辭免召命狀凡五而

喪制未終無辭狀元甚分明李本止載六年八年兩  
名命九年省劄趣行為太畧洪本為得之而以七年  
十二月趣行為八年二月趣行則亦  
失之今考正其始末而附論之如此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按癸未編次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兩書皆不傳  
而存其序至壬辰編次論孟精義庚子刻於南康改  
名要義蓋其名偶同而非即前論語要義之本也年  
譜誤認以此書先名要義後改精義又改名集義以  
書語孟要義序後考之非是今改正又按癸未要  
義序獨取二先生元北五字及本缺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  
補輯訂正以為一書則亦與精義略同但其書草畧  
故後來編次精義不復及之而別為之序自非癸未  
之本也南康之刻蓋取舊名以精義二字太重而諸  
家之解亦有未盡當者後定名集義亦以此年譜之

云蓋未辨  
此意也

# 夏四月有旨趣行復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再辭

按辭免召命狀以去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二月具狀辭免洪本以趣行叙於二月誤也夏四月有旨疾速起發至五月六月省劄又兩次趣行洪本止載六月省劄催亦非是今俱改正

## 資治通鑑綱目成

按綱目序於壬辰據季通伯諫擇之伯恭諸書則癸巳甲午至乙未方寫校淨本乃成編也又據敬夫伯恭李濱老書則重修於丙申丁酉至庚子方可寫據延之恭叔書則丙午以後欲重修而未及行狀所云每以未及修補為恨也余大雅錄在戊戌後當是重修時而語意不類恐記者之誤若陳淳錄則有分明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考異  
卷一

五

矣年譜綱目成於壬辰以序文而言耳凡例刻於王魯齋柏勉齋諸公皆未之及或以後出為疑今考蔡書云條例亦以定矣又云綱目凡例修立畧定極有條理意義則元有凡例當以蔡書為據也又按綱目於通鑑改正甚多而猶有未及改者故曰恐為千古之恨今載與劉子澄尤延之書以見其概朱子於壬寅年以綱目為孝宗言之蓋欲仿溫公之例而孝宗顧置之則反不如神宗遠矣而朱子居家五年竟亦未能再修此所以常以為恨也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按東萊集與汪尚書書云近建寧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此前列集有後集又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

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曾過目否是書書呂許公事切直故東萊不樂之見沈錄而朱子後來亦

未修改此早年之書與論孟或問  
前集五朝後集三朝故總日  
八朝呂公所見者前集也

##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按年譜據西銘解後跋然考之作解當在壬辰前跋  
云熹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則非壬辰明矣又考葉  
味道語錄自在雲谷作天地之塞兩句解後來迺遷  
作西銘等解雲谷記以庚寅得雲谷則西銘解作於  
庚寅年卯間據呂東萊書太極  
西銘兩解皆成於壬辰前也

##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 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按年譜壬辰十月西銘解成癸巳四月太極圖解通  
書解成此據兩後記歲月言之而通書則附見焉考  
之呂張兩集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西銘解成於庚  
寅年卯東萊書壬辰有改定太極圖說解之云則必

不至於癸巳而後成矣 又按己丑己亥皆訂正太極通書不云有解也丁未作通書後記戊申始出太極西銘兩解以示學者年譜以通書解附焉東萊與朱子書云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其書在戊子又云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鐫誨則在己丑又云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稍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又云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發昔人所未發處益多又云太極圖解昨與張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此三書當在辛卯朱子與南軒書云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則書在戊子己丑間南軒書云伯恭昨日得書猶疑太極說中體用先後之論則在辛卯後據此諸書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己丑西銘解成於庚寅辛卯兩書後跋各以其跋之歲月言非成書之歲月也又戊申跋未敢出以示人乃為學者

言之張呂二公則未嘗不共商確象山云攷訂註釋  
似亦見圖解矣通書後記作於丁未此如已酉序大  
學中庸章句之比章句非至己酉始成通書解亦非  
丁未始成也年譜叙於癸巳疑亦因太極圖解附及  
之而李微之序亦云太極通書解義成於癸巳宜別  
有所據乎竊意亦成於壬辰以前至丁未始作後記  
以授學者戊申二月則出兩解非并出通書也梭山  
詆太極圖西銘林黃中詆易西銘而通書尚未有議  
者故未之及焉今始依年譜所叙而考訂其歲月先  
後如此李微之性傳語錄序序成書歲月大概同  
年譜而易本義以為成於乙巳丙午之間與年譜不  
同則非盡同年譜也戊申出太極西銘兩解以示學  
者明言兩解不及通書而李洪兩本於戊申皆以通  
書附焉今據鄒本刪之前說亦以意度未盡然也

五月有旨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

洪本進呈乞獄廟劄子下有是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十一字誤用本傳語重複不可曉而李本并無進呈乞獄廟劄子句則克家之奏為無所因矣今從洪本而是年以下十一字則刪去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復辭三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夏六月始拜命

按文集辭免改秩官觀狀凡四行狀云九年再辭元年又再辭李本止云省劄凡三下趣依已降指揮大畧洪本得之而僅統叙於拜命之下亦非是今依行狀文集改正行狀辭者四則據辭免狀年譜云三具辭免則以第一狀辭改官第二狀辭告命實一事也此則非誤

編次古今家祭禮

朱子自為之跋甚詳而不載其目其答鄭景望書言  
增孟詵徐潤孫日用三卷為十九卷以書考之則賈  
頊家祭儀第六孟詵第七徐潤第八政和五禮第十  
一孫日用第十二杜公祭享儀第十三范氏祭儀第  
十九其確然可考者七卷而已馬氏文獻通考陳氏  
曰朱子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  
在焉凡二十卷則又增一卷矣凡十三卷蓋莫可考  
以通考所載計之有江都集禮有開元禮開寶禮有  
胡氏吉凶書儀唐鄭正則祠享禮唐范傅式寢堂時  
享禮劉岳書儀陳致雍新定寢祀禮又有韓氏古今  
家祭式橫渠張氏祭禮伊川程氏祭禮呂氏家祭禮  
溫公書儀或書儀是洙水祭儀凡十三篇正合二十卷  
之數或即是耶此朱子手自編次之書而家禮則後  
人偽作勉齋以古今家祭禮同為編次而家禮則別  
出至宋史以家禮入於編次諸書之內而刪古今家  
祭禮故後人但知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遂以不傳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考異  
卷一

三

於世甚可惜也然藏書之家或當有存者有志之士多方訪求庶朱子之書復見於世寧非大幸乎

朱子年譜考異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考異卷二

寶應王懋竑撰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  
李洪本俱作夏五月今改正 按文集書近思錄後  
云乙未夏訪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旬日而末署云五  
月五日則來訪在四月明矣  
東萊年譜亦云四月可證

近思錄成

洪本年譜云其後先生守漳州日久添入數條刻於  
學宮按文集與張呂書則添入數條在丙申丁酉間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考異  
卷二

一

不知洪本何據李本無之今刪去按鮑齋集復李公晦書云真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却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據此則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或非朱子語亦與葉錄不合程子云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此又讀語錄者所當知也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李洪本皆作梭山陸公子壽按梭山子壽兄子美號也子壽號復齋譜蓋因象山辨太極書屢言梭山而誤今改正按鵝湖之會年譜不詳語錄無及此者象山年譜語錄所載為最悉朱陸異同皆見於此故附著之至其辭氣之悖覽者當自曉然無庸辨也朱子和詩在己亥春三月子壽訪朱子於鉛山追和鵲

湖詩韻以贈子壽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  
蓋因別離三載而言其實非也然可證年譜俱載  
湖會之誤學節通辨云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  
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今年譜無此語此  
必李本所刪而洪本亦不能是正也今依通辨補入  
而其他語則不可考矣又如諸公各執所見於朱陸  
並言之亦必李氏所改也據與王子合書則在鷺  
湖與二陸講論幾旬日矣年譜語錄皆無可考象山  
語錄所云數十折議論者不知是何議論可惜也  
按鷺湖之會朱陸異同是作譜大闕鍵果齋元本不  
可得見李為陽明後人於此皆諱而不言  
故載文集諸書并張呂書俾後人有考焉

## 秋七月雲谷晦菴成

按雲谷記乾道庚寅始得其地即作草堂榜曰晦菴  
則晦菴之成在庚寅至乙未已六年矣蓋至是亭臺

始具而又併得山北姚氏地故作記以識其成年譜  
云秋七月晦菴成蓋以晦菴統名其地非指草堂三  
間也今姑仍之

###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鄉考云三月望後起行年譜俱作二月誤今改正  
洪本有先生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而附  
敬齋箴按敬齋箴前題云讀南軒主一箴綴其遺意  
作敬齋箴以自警南軒卒於庚子當是庚子後作此  
為附會無疑也今刪去按與滕璘游一條見李本  
洪本不載考滕璘通書在丙申前此或元本所有姑  
存之按茶院朱氏譜序今文集缺答呂伯恭書  
此在婺源所寄余文集注有說附文集注此書  
有頃進之功語距已丑八年矣仰窺古人精進刻刻  
用力所謂上達不已日新者固不可執已丑一悟以

為定也 又按九月答呂伯恭書云前月至昭武見  
端明黃丈旬日而歸黃丈端莊渾厚老而不衰議論  
不為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不覺使人心  
服據此則朱子自婺源歸再見黃端明矣年譜俱缺  
今附見於此

夏六月授秘書省秘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祠  
許之差主管武夷山沖祐觀

按本傳以手書遺茂良今考龔書其辭不詳其與韓  
无咎尚書書最為詳盡年譜與汪尚書書汪字誤即  
與韓書也僅刪取其前數十語  
而意不明今全載汪字開本已改正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按年譜明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唐石里名也後朱子葬唐石里大林谷可證閩本葬嘉禾里之唐石大林谷嘉禾里三字衍文宰如閩本作翠如疑當作翠如側閩本作左語錄云某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是同穴而在左非另規壽藏也名其菴曰順寧宜墓旁有菴以守墓乎是墓旁有亭又有菴矣凡此皆從李洪本閩本二月別立一條或依舊本而別出之或家有所傳亦未可定如年譜今人而之雨多卜葬至今未定更旬日間且出謝親知并看一兩處若可用即就近卜日此丁酉二月書也是年秋伯恭來書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期則今人之葬大約在丁酉秋冬矣鄒考蓋據兩書而改二月為是歲於丁酉終然當仍閩本而注所疑於下不當遽改也今仍從李洪本附注於今人卒之下而二月兩字則改為某月以記疑

李洪本附錄行狀令人卒

以乾道丁酉小註辨其誤今考勉齋集行狀云卒以淳熙丙申未嘗有誤此附錄刻本之訛舛而辨者未及考之本書耳

#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從洪本李本太畧其謂或問恐轉而趨薄似用南軒書中語與朱子意不合也或是果齋元本所有姑仍之南軒戊戌與朱子書云論語章句作章句註簡確精嚴足以詔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却未須出蓋極力與辨說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自能見之不然却恐使之輕易趨薄耳按朱子之不肯刊行或問以未及修改而南軒所云又是一意今附見於此與許順之書有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其書在丙戌丁亥間據此則大學章句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卷二

四

與論語訓蒙口義同時所作但不知即以章句名否耳南軒書論語章句論語或當作大學也答呂伯恭書有云大學中庸皆有詳說此即或問稿洪本云又作訓蒙口義即詳說也誤李本無即詳說也四字今從李本刪去又己亥與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有黃直卿先為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為折中據此則論孟集註丁酉尚未成書也後書又云盛意欲得語解定本此亦欲有修改處今且納二冊餘却續寄則己酉已成書此更修改耳楊道夫錄在己酉後此集註乃初本後來改訂極多年譜集註或問成於丁酉止據初本言之此云十年前正指初本也問不告而列年譜刊指也丙辰答孫敬甫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按集註成於丁酉在南康時己亥庚子距丁酉二三年耳後來所定本必在其後而刊於南康非在南康時也此書丙辰距丁酉二十年矣尚云合

有改定而諸家問語所舉集註往往與今本不同考其年則在乙卯丙辰後是其修改直至沒身而後已也按文集改方歐陽希逸問語孟子四體不言而前句朱子凡數改出矣嘗謂此等語不如今本之當可知處皆宜抄出以示學者等

有此書矣今語類無考

## 詩集傳成

按年譜據集傳序而朱子明注云集傳舊序則後來集傳不用此序也集傳蓋有綱領而無序文集注辨此頗明今附載附文集注按朱子明詩傳遺說集傳序乃舊序此時仍用小序後來改定遂除此序不用今考序言自邶而下國之治亂人之賢否有是非邪正之不齊又云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則亦不純用小序但不斥言小序之非而雅鄭之辨亦畧而未及以讀詩記後序及讀桑中篇考之其為舊序無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考異

五

疑編文集者既不注明而大全遂冠此序於綱領之前坊刻並除綱領而止載舊序其失朱子之意蓋遠矣今考遺說而附正之按乙未與呂伯恭書朱子年四十六矣又二年丁酉作詩傳序則必有改正然讀詩記皆載朱子舊說而丁酉舊序亦後來所不用至壬寅書讀詩記後乃致其疑甲辰作桑中後記則盡斥小序之非是今本蓋自甲辰之後所修也士寅朱子年五十三甲辰年五十五語類李焯錄云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以文集考之其為記者之誤無疑也遺說作周錄但云其後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按庚子與呂伯恭書已力辨小序之非書讀詩記後及記桑中篇皆本於此而以答潘文叔潘恭叔書考之則今本必修於甲辰後而丁未與呂子約書言詩說久已成書則其成在丁未以前也又考與李公晦書則甲寅以後更有修改而葉彥忠書又有新本舊

本之異此書不詳其時然當在甲寅後也馬氏文獻  
通考云南康本出胡泳伯量家更定幾十之一不知  
即此新本否今所更定不同處皆不可得而見詩傳  
中亦間有一二可疑處亦無從考矣按果齋李氏  
云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  
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悲就芟夷以復溫柔敦  
厚之教與年譜語畧同則此疑出果齋元本也但未  
考丁酉所序詩集傳之為舊本此為舛誤然不載詩  
集傳序則可知序非集傳所有矣李徵之序  
亦言詩集傳成於淳熙丁酉蓋本年譜之誤

## 周易本義成

按年譜詩傳成據傳序成於丁酉十月易本義則不  
知所據也李徵之序言成於乙巳丙午之間當以李  
序為正又馬氏文獻通考易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  
陳氏曰晦菴初為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為

本義其大指畧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列揲法今考之文集語錄皆未嘗言有易傳本義之異後來纂輯諸書亦未有言及此者不知陳氏何據而云然也前列九圖末列揲法則諸書所同然實非朱子之舊通考說蓋朱可信今姑載於此而俟考焉按文集答孫敬甫書云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哀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其書在丙辰後則易本義久已刊行不當云不敢出又書名本義不名易傳且其語與程子答張閔中語畧同以別集答孫季和楊伯起書考之殊不相類今不載按古易經二篇傳十篇後為王輔嗣鄭康成所亂至宋晁呂始正其失朱子本義從呂氏其見於論說者詳矣乃朱子歿未幾而門人節齋蔡氏已變其例至度宗咸淳時天台董氏乃合程傳補傳周王本義為一書元文宗天厯時鄱陽董氏從其說而小有不同至明永樂大全依兩董氏

例而又一以程傳為主反以本義附焉坊刻則去程傳而改本義從程傳本於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亂而不復可見矣果齋作譜時節齋本亦未出後求改訂至永樂大全而極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辯也又按朱子自不滿於易本義以答孫季和劉君房楊伯起諸書考之則沈莊仲所錄是也但自以其未及修補改訂如章句集注之精當耳謂其說道理太多翻却窠臼不盡則亦恐未然周易會通載朱子辨呂氏晁氏語不知所從出朱子明文公易說第九卷論古易今刻前闕二板當是書臨漳所刊易後及此篇而已不可考按會通載書臨漳所刊易附後朱子明呂氏音訓跋云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晁呂之說於其後據此則此篇乃書嵩山古易跋後而文集竟無之則文集之遺逸亦多矣易本義所附九圖筮儀皆非朱子之作乃後人誤增入者如程子易序上下篇義不見於程子文集考其辭意斷斷

非程子作而天台董氏則附上下篇義於程傳鄱陽董氏又并以易序附焉皆據所傳而不考其真偽其附九圖筮儀於本義亦其類也嘗有辨說極詳今系於後附周易本義九圖論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為之又雜以已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而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叙畫卦約畧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

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圖伏羲六十四卦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搏圖南此明道叙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矣丈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

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為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  
 易以一圖示之而墨塗其半曰此即易也是皆以意  
 為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  
 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  
 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為問伏羲之畫以  
 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為伏羲之畫雖甚  
 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為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  
 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  
 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  
 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  
 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為此圖以  
 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  
 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  
 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  
 節乃後人勦入之以為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  
 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元非易

中所有攷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  
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為有所增損改易  
而非本文無疑也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為  
六十四卦彖傳變卦偶舉十九卦以為說爾今圖卦  
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  
訟晉二卦為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為謬妄尤為  
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復參考九圖斷斷  
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  
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纂  
入亦不復辯焉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  
九圖後著揲法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為本義元  
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  
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  
而九圖筮儀遂為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  
絕不類朱子語其注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  
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

喪禮筮宅以不在席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舊說不知何求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陳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者皆為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為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考其大畧如此其碎義璫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

另有論後世之君  
條文多論後世之君  
不載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按八月差知南康軍即具狀辭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又具劄子辭乞宮廟差遣據與呂伯恭書十月後又有三劄託袁機仲為投而未之投至十二月堂帖又趨行亦見與呂伯恭書故次年正

月復具狀請祠至二月在鉛山候命又具乞宮觀狀  
三月省劄又趣行三月三十日赴任李本太畧今從  
洪本行狀云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此  
謂八月辭免十月請祠正月請祠二月請祠辭者凡  
四也本傳再  
辭不許誤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啟行候命

于鉛山

按東萊屢書勉行今東萊集可考而南軒語則南軒  
集無之或脫漏也今以年譜為據按南軒集與朱  
子書云出處之計如何莫須一出否在二十卷此與年  
譜所載意畧同然此書自在丙申以秋書郎之除而  
言非己亥也南軒以戊戌五月移知江陵朱子八月  
方除南康而此書所言皆靜江事又趙若海與詹儀

之兩易其任當在丁酉而書中言漕司趙若海其在丙申無疑若己亥南軒自別有書而集軼弗載耳或以此書為年譜之證非也

### 陸子壽來訪

李本附載侯命銘山下洪本另立一條今從洪本按和鸞湖寺子壽韻年譜繫於鸞湖寺兩陸詩之後非是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此因別離三載而云然考其實亦非也詩云別離三載蓋鸞湖之會在乙未銘山之訪在己亥中間隔丙申丁酉戊戌三年故曰三載偶扶藜杖出寒谷則自指侯命於銘山又在藍輿度遠岑則謂子壽之來承鸞湖言故曰又在若在鸞湖則又字下不得也舊學商量四句正祭子壽文所云志同道合極論无猜降心從善者若在鸞湖則方各執所見乖異不合又安得作此語耶

故斷以此詩為在銘山追和前韻以贈子壽者今改正按答東萊第一書戊戌則鵞湖會後三年也子壽蓋頗自悔其前說之誤故銘山來訪時其論與朱子多合祭文所云志同道合極論無猜降心從善者也朱子此時於子靜更有深望焉庚子五書皆有招徠引誘之意其惓惓之心可想見矣癸卯以後子壽既卒而子靜之潰決益甚朱子於是知其不可以挽回也至乙巳丙午乃誦言攻之以示學者俾不惑於其說此其前後苦心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按象山語錄子壽與子靜學問元有不同及將會鵞湖子靜再三辨論而子壽乃以子靜之言為是遂作孩提知愛一詩子靜以為然故鵞湖之會子壽舉詩四句朱子曰子壽早已上了子靜船也其時二陸與朱子辨論皆不合後三年子壽過訪東萊乃幡然以鵞湖所見為非而東萊稱之有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之語故銘山之訪亦不與子靜俱而卒從朱子之說

祭文所云蓋紀其實也是子壽與子靜之學始終本不相同子壽早卒復齋集不傳於世後之人但據驚湖之會同稱二陸而子壽之生平遂為子靜所掩迄今未有發明之者甚可惜也今盡載語錄文集及祭文並附以卒後三書以見其概俾後之人有考焉祭文敘述最為詳明而與呂伯恭傳子淵書皆以為吾道之衰其痛悼幾與南軒同矣東萊亦以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而子壽乃不大見稱於世豈亦有幸有不幸耶

###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三月省劄復趣行此於文集無考與呂伯恭書欲某赴官須更得朝旨乃可去蓋已報本軍官吏以嘗請祠也則三月晦赴任必更有省劄趣行矣今從李洪本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贍之墓 修復劉屯田墓

李洪本無此兩條  
今從鄒本增入

請祠不報

按與呂伯恭書云已走介請祠其書在四五月間六月以疾請祠亦見與呂書及自劾狀而其狀則皆闕行狀以疾請祠者五文集止載其三其已亥兩請皆闕不載故無所考今據呂書補入

作卧龍菴祀諸葛武侯

按作菴在己亥五六月間見與呂伯恭書及南軒卧龍菴詩最明年譜載之庚子冬此因卧龍菴記在庚子十一月而誤也今改正 菴成即祀武侯而起亭又在其後年譜未明今據記文改正

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註皆不明其以不合用劄子自劾又是一事  
李洪本皆附於其下非也今從鄒本改正按鄒本  
增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又乞減移用錢額得以輕  
減商稅兩條已載其目於庚子其與王漕師愈劄子  
乞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零錢之數悉從蠲免  
又與顏提舉師魯劄子言本軍米斛舊赴建康交納  
近一年改撥入都乞仍令赴建康交納俱見文集而  
其事之行否則未有考李洪本皆不載今仍之而存  
其大畧  
於此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李本太畧洪本為詳然亦多未合今考文集行狀補  
正洪本云請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以

鎮之詔皆從焉考本賜勅無詔及御書石經監本九經則亦得

本同也

洪考曹立之墓表云賜額得旨事當在壬寅乃辛

丑延和奏劄之後年譜未明白鹿洞學規考本僅載

一兩語洪本所載亦不全今全錄並錄東萊白鹿洞

書院記是東萊之文而實本朱子之意也白鹿洞賦

李洪兩本語焉不詳今止載其目云是役始於冬

十月次年三月告成李洪本附於其下是也而概云

累數月其辭不明今改正告成率寮屬諸生釋采

於先聖先師以落之則是行事時旋立主未嘗議像

設也此乃去郡後事可不載今刪去朱子是時屢

請祠故與時宰書有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

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畧如祠官之入等詩然亦偶言

之爾朱子若罷郡亦未必能久留

南康也其事又迄不行今亦刪去

##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乞賜陶威公廟額文集作乞加封陶威公狀誤也李洪本皆不載按狀所稱發明公之忠義有補  
正已改  
名教而乞賜廟額不更別賜爵  
號尤可為後法今從鄒本補入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 二月復奏免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無今  
從鄒本補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洪本疾革時以下語李本無今按神道碑有疾病垂  
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語則必舊本所有  
而李氏刪之耳洪本畧載兩祭文李刪後祭文洪又  
載與呂伯恭書李亦刪去今從洪本而兩祭文則全  
載與呂書洪本太畧文義不明今增入 按朱子文  
集與南軒書三十卷三十一卷皆以年叙三十二卷

則不以年叙而其年亦可考南軒集與朱子書二十  
卷至二十四卷頗有錯互然其年亦尚可考今以兩  
家文集參校其問答不甚分明對值朱子文集自丁  
酉後無書而諸書所舉南軒語多不見於南軒集中  
即如太極圖解跋明言敬夫以書求其書亦不載南  
軒於丁酉後尚有十餘書率多論事之辭而發明道  
要之精語皆不在焉此甚不可曉宜朱子集多所遺  
而南軒集今刻本非朱子所定本耶大集十四卷或後人依以定更本可知也就中和舊說序及南軒祭文文集序其  
前後同異之跡較然分明而考之文集反不得其所  
據今錄何叔京石子重范伯崇諸書其早年論議之  
異同與祭文文集序無不相合而至丁酉以後所謂  
同歸一致者則絕無所考矣語類以南軒入胡氏門  
人中其所載語甚畧蓋南軒早卒語錄多在後故及  
之者少而黃子洪輩又非足以知南軒者固不足據  
也文集與方賓王云敬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

論後覺其誤即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  
便加模刻為害不細往日曾別為編次正為此耳然  
誤本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售甚可恨也朱子所編  
次四十四卷見於文集序而定叟所貽四巨帙無卷  
數文集序亦言已用別本摸印而流傳廣與方書合  
馬氏通考南軒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與朱子所編次  
不合疑即定叟四巨帙而摸印先行者是馬氏固不  
見朱子所編四十四卷而於文集序亦未之考也今  
南軒集刻於梁溪華氏凡四十四卷止載朱子序文  
而不言所自來又無他序可證其中頗有參錯故嘗  
疑之又考黃氏日抄其編次與今刻畧同與朱子書  
七十三首今本其數亦合但未多武侯傳及語錄黃  
氏既載不載卷數又不言此朱子所定本而武侯傳語  
錄文集序所未及則黃氏所見其為朱子之本定叟  
之本未可知也黃氏在度宗咸淳後馬氏相去不遠  
不應黃氏見朱子本而馬氏獨朱之見此皆有未可

曉者姑記於此以俟質焉黃氏經曰  
序口義亦引朱子語此是抄文於氏  
集非南軒集有此註語也

### 三月請祠不允

按正月請祠三月請祠兩乞宮觀狀甚明洪本以三月為二月誤也今從李本

### 申乞頒降禮書

按乞頒降禮書一州縣祭祀儀式一臣民以下冠昏喪祭之禮元有兩項其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本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不須別行鑄板降見禮書狀中故禮部符下止政和五禮祭祀儀式其云未詳備而欲申審者祭祀儀式而已至禮部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鑄板頒降則兼有兩項而其書未成後狀只以前所欲申審者言之庶編類成書之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而冠昏喪祭之禮則皆有所未及也

年譜本之兩狀而所叙未明故附論之 又按增修禮書狀在淳熙七年三月則乞頒降禮書當在其前矣洪本叙於三月修學之下今依鄒本別立一條而統叙其事不更分析也

### 夏四月申減屬縣木炭錢

按論木炭劄子云已申使司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准省劄已送使司指定則是已嘗具狀申省而其狀則闕今據文集補入朱子到任之初即具申泉司至庚子四月方奉文蠲減年譜此必有據其云歲減二千緡見與王潛劄子與呂伯恭書今從李洪本

### 應詔上封事

本傳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云云且曰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

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  
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薦熹甚力宰相趙  
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  
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  
事任則能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  
平茶鹽公事宋史趙雄傳朱熹累召不出雄請出  
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  
雄奏熹狂生辭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  
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李本年  
譜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云云與  
狀所載畧上讀之大怒令其分析趙雄說詞救解乃  
已也洪本首增時大旱三又改號下增曰見為同李本  
續通鑑六年夏大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  
疏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  
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至能否自見  
矣帝以為然姑置不問熹仍舊職候旨按行狀止

載疏語其云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則見於  
本傳而令其分析雄詭辭救解則見趙雄傳中年譜  
兼採兩傳語似是後人竄入未必果齋元本也陳丞  
相判建康入見在淳熙五年其薦朱子見於陳行狀  
行狀云某人疑即朱子至八年罷別建康薦本道守  
令五人其薦朱子見於與陳師中書相距已三年而  
本傳以過闕之薦屬之除江西常平之上誤也趙雄  
士之好名等語亦在知南康時雄傳請出以外郡正  
指此而本傳并以屬之除江西常平之上皆誤也朱  
子此疏降付後省後中書門下參知政事之是時趙雄為  
丞相周必大為參知政事故皆言之而雄辭過甚似  
非其實雄與南軒不合其為此言亦以迎合上意而  
朱子聲望已高上意亦頗向之雄不應諂詆如此或  
出家傳增改未可知也李本所云趙雄辭救解本  
說辭為力為極其令監司條具民間利病乃可議臣  
不識其意也奏封事所載甚明而本傳誤增大旱二字續通鑑

并以移之六年且云詔求直言又以雄好名等語為  
救解之辭愈不相合又云姑置不問某仍舊職候旨  
絕不成語訛以益訛可為一笑大抵宋史本傳趙雄  
傳已為淆雜而年譜本之至續通鑑舛誤益甚今定  
從行狀而其他一切削去東萊集與朱子書云降  
付後省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却不聞也尋常條陳利  
害文字乃送後省看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宣付宰  
執畧看却復進入少有外付者似聞揆及新參皆常  
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有  
他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為好名耳六庚子朱子書云既  
有調護者即是嘗有譴怒之意幸密以見告也東萊  
後書云奏疏出於忠憤懇切固不可遏上容納讜言  
亦不以為忤按降付後省朱子以為得之邸吏其與  
江東陳帥書亦云爾非虛傳也東萊偶未聞耳前書  
云似聞揆及新參皆常調護揆趙雄時為丞相新參  
周必大初參知政事似聞者傳聞不確之語後書云

上容納讜言不以為忤此必得之周子充乃審其實  
朱子與周參政劄子亦云垂諭聖主有假借納用之  
意則宋史兩傳所云當未必然而行狀元非有所避  
而不言也或云宋史所載當因年譜今考李本言趙  
雄詭辭救解而不著其語雄傳則有之洪本又增入  
本傳以我為亡語至周必大為言則兩本皆不之及  
明是年譜之用宋史而非宋史之襲年譜也今附載  
朱子與呂伯恭與江東陳師與周參政三書以證年  
譜之誤 文集與陳師中書云試郡無狀幸及終更  
復叨除命傳聞嘗污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  
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乃知所以假借稱道  
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悚惕不知所言按師中福公  
子南康於建康為支郡故云爾南康之除本傳以為  
出於史浩亦以陳相過闕力薦之故江西提舉之除  
行狀以為上意不欲其遠去以書言之則亦以陳相  
之薦也本傳叙次亦未為誤而以過闕之薦與罷判

建康之薦混而不分則非是又朱子至南康以疾請祠者五諸書所云極明而本傳以屬之上疏言事之下尤非是今并附論於此云

### 請祠不報

李洪本無按南康最後乙宮觀狀言禱雨備災則當在六月後而未詳其月閩本載於上封事後今從閩本

### 大修荒政

李本畧洪本詳而大概則同今據洪本而以文集補正其已見行狀者則刪去推廣御筆指揮二事則不專以南康言今亦刪去修築沿江石堤鄒本別立一條今從鄒本按荒政行狀亦舉其畧而節目則未

之詳今據行狀而以文集奏狀申請具列其目於後  
所謂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者必考於文集而  
可知也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 二月陸子靜來訪

按陸氏之學與朱子合下不同故朱子於未相識時  
即斷其為禪學與張韶鵠湖之會議論不合然察其  
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為己之功又精神氣魄感  
動得人可為吾道之助故雖不合而常有招徠勸誘  
之意蓋於陸氏兄弟惓惓有深望焉其後子壽從朱  
子之說而子靜卒不變觀年南康來訪或子壽之意  
而請書墓誌疑亦子壽之遺命子靜白鹿洞講義力  
言義利之辨而終之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其  
於朱子之論殆無以異而平日所言絕不之及其前  
後叙辭極為謙下故朱子跋語亦亟稱之壬寅子靜

入為國子正癸卯遷勅令所刪定官名位畧與朱子  
侔矣至甲辰因曹立之表遂與朱子忤然輪對五劄  
朱子與書明謂其自葱嶺帶來子靜復書雖有不樂  
而亦未肆其辨迨丙午既歸講學象山聲名益甚徒  
黨益眾戊申遂有無極太極之辨詆訾不遺餘力判  
然與朱子為敵矣朱子誦言攻之亦在乙巳丙午之  
後知其必不可合也子壽而在子靜末年未必猖  
狂至此然子靜自信甚篤自待甚高亦非子壽之所  
能挽回假使子靜先卒則其說不至盛行後來可無  
異同之論矣此天實為之亦吾道之不幸也東萊亦  
以為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蓋先見之矣程氏  
閑閑錄陳氏學節道辨皆辨朱陸異同之說為有功  
於吾道者程氏說得其大槩而間有誤處陳氏說極  
為詳盡而始同終異中年疑信相半之說則亦有未  
然者今不暇悉論也

吾友朱湘清辨陳說極  
詳見所著正學考中

又按

庚子子靜約來遊廬阜而子壽言子靜已轉步而未  
曾移身仰視答書則子靜所見亦非曩時矣子壽既卒  
朱子以文祭之明言驚湖所見之非子靜於此亦無  
異論明年自來乞書墓銘其為白鹿書堂講義幾與  
朱子之說無以異其年祭呂東萊文追惟曩昔粗心  
浮氣徒致參原宜足酬義蓋亦自言驚湖之非矣而  
朱子於南康日謂其舊日規模終在三頭兩緒東出  
西沒無提撮處蓋於來訪時已逆料其不能盡舍舊  
習矣而猶以望於子壽者望之故亟稱其講義而於  
其與符復仲者亦有取焉矣外與項平父書有去短  
集長之言丁未與子靜書又言所幸邇來日用工夫  
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所以招徠勸誘之  
者至矣而子靜後來聲望益高徒黨益盛恣其舊說  
日以橫肆朱子不得已而始誦言攻之凡子靜前後  
之異同又有若此者前之所論尚未盡其曲折也  
答林擇之吳茂實書庚子是時子壽尚在也答符復

仲書庚子後

此程注不詳何時撰壬寅後多其官癸

卯與項平父書乙巳答陳庸仲書俱有舍短集長之言一以戒厲學者而於陸學亦未嘗不取其善可以見聖賢公平正大之心而惓惓引誘之意亦具見於此矣故皆附載於篇

三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 三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此條從洪本而第三事以李本刪數語末云多見施行兩本皆同按延和奏劄則呈子稅錢未減納粟人尚未推賞乞賜白鹿書院勅額及書亦未施行則所云多見施行乃虛語耳今亦刪去至洪本所載執政諭且勿言諸語則在延和奏對時行狀述此至明洪本最為舛誤今亦刪去

###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李本附注於去郡下洪本另立一條今從洪本按文集山北紀行詩叙次最為詳悉年譜劉子澄來謁請為諸生說太極圖義為濂溪曾孫元孫等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語俱舛誤今改正洪本附太極說按太極說非朱子作也說中止言陰陽動靜無一語及太極又與太極圖說解絕不相應朱子文集語類無及此者南軒有太極說嘗刊於高安朱子與書謂其未安須且收藏以俟考訂豈此南軒作而誤入朱子集耶浙本以南軒仁說為朱子仁說

說見元文注

此或其類今從李本刪去

# 八月東萊呂公計至為位哭之

李本年譜云呂公定周易為十二篇朱子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洪以上與又載昨見奇卿敬扣以比日講授次第一書末云其切磨之意如此按年譜李洪兩本詳畧不同而無大異

獨此條乃大相反李本於東萊若有譏焉洪本改之亦未知孰是果齋元本也李序謂舊本之猥冗左謬不合法者悉以法削之存者十之七而不言其有所改竄據此則非特以意刪削也洪本當有所自來非妄改者今定從洪本而李本則附見於此洪本載公兩帖亦朱子文集三十三卷三十四卷與東萊書皆刪去以年叙三十五卷則不以年叙頗有淆亂李本所載昨見奇卿一書在三十五卷之末當是東萊居明招山教授時其年在戊子己丑三十三卷戊子己丑有書言向見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遭辭命意亦頗傷巧蓋指博議而言東萊年譜博議無但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而不讀諸經論孟之說竊疑此書在三十五卷之末明是後來續入或有所增損改易未可知也且此書在早年而李本系於東萊卒之下若欲以此蔽其生平者不特誣東萊並誣朱子矣此不可不辯也東萊祭文及與劉子澄書其傷悼之情與南

軒無以異而李本頗失其旨朱子與東萊書三卷具於文集此不復載今擬取東萊與朱子三書及朱子與南軒一書以見其槩俟後之學者考焉朱子嘗自言氣質之偏多有奮發直前之弊故東萊每以此為規與南軒語相同也東萊充養溫厚多所包含朱子所以箴之者尤力南軒書云近來伯恭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真不易得但凡事似於果斷有所不足又云伯恭却有會容耐處又云氣稟與家學之說誠然不能矯革亦是剛明不足耳此皆與朱子意相同至如功利之說自是後來浙學流傳之弊然東萊之學多於博雜處用功規諷故追原其始有拖泥帶水之歎朱子嘗論湘中學子之弊亦謂欽夫說有太快處遂啟流傳之弊與此畧同固非盡以為東萊之過也又別集與劉子澄書言直卿來春同為金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計決當如約某當與俱往哭伯恭亦不與前約也是歲六月間朱子與東萊有約而七月

東萊已卒十二月朱子之任浙東明年正月往哭東萊墓是所謂不與前約者生死交情如此獨哭東萊墓文集無祭文豈偶軼之耶抑以祭南軒墓乃遭奠故有祭文而東萊墓親往則無之也此不可考姑記於此東萊以七月二十九日卒聞訃當在八月年譜系之七月誤也文集與東萊書在七月望後東萊文集有答書在卒前三四日東萊日記二十七日修定詩記公劉章而卒以二十九日蓋久病而暴亡也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按朱子上宰相書云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為甚浙東之饑紹興為甚熹於是時憊卧田間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使令趨走之末此士寅年書王淮以辛丑八月為右丞相此宰相則王淮也文集編次者諱言之耳浙東之除王淮所薦而本傳云王淮改除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則非矣洪本年譜承本傳之

誤續通鑑云王淮薦熹為得之今從  
續通鑑改正李本無宰相王淮改先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洪本年譜云先生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  
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畧謂陛下臨御  
二十年間云云同行上為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  
策首劄畫為七事次陳二說次言紹興和買均敷之  
重詳見延和奏劄按李本最畧第一劄用本傳極陳  
災異之由兩語以該之而第二劄則不之及其意以  
任人一語即可該第二劄也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為  
七事則第三劄而四劄以下則皆不及此李本之疎  
也本傳獨叙第二劄蓋舉其重者而未云所奏凡七  
事意自分明但改奏劄七為七事則非是李本蓋用  
本傳而又失之洪本前兩劄另叙其下乃及條陳救  
荒之策首劄畫為七事此第三劄非首劄也次陳二

說則第四劄次言紹興和買則第五劄而後兩劄亦不及其所增入奏劄多依行狀而間有不同不知所據何本也今從李本存其畧其誤處畧為補正載行狀於後而洪本則刪去

### 詔行社倉法于諸郡

按詔行社倉法在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集所載勅命及跋語最明年譜載之九年夏此因勸立社倉榜在九年六月而誤也今改正台婆有應時行之者亦沿九年六月榜丈今削去

朱子年譜考異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年譜考異卷三

寶應王懋竑撰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歲

李本有正月條奏救荒事宜一條注云并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推當獻助人等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并行住推按此復回紹興官次所奏在二月非正月也救荒事宜條奏甚多非止此奏僅載其一亦為太畧洪本系於辛丑視事西興之下今亦不取

奏劾衢州守李嶧

按奏狀言其親戚方在政路此謝廓然也廓然以辛丑八月同知樞密院事壬寅六月罷正月間正在政路或疑指王淮朱子上時宰書漑言按劾不行反遭中傷而明公意在左右又自曉然詳其語意則非王淮也洪本後云先生在浙東陳賈謝廓然趙彥仲首攻之此語必有所據疑為廓然所攻而朱子去官以俟朝命自劾狀云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又狀云臣自衢婺州復回紹興府界蓋婺衢為還閩之路由此去官以還家也行狀年譜皆不及劾李嶧事故不可詳考而輒以意擬之如此已亥在南康答呂伯恭書云李嶧之事顏漕已燭其妄或與此同名抑此誤也文集目錄作李嶧當更考朱子初奏衢州守倅皆已逼替其後守沈宓一已於二月二十二日赴任則李嶧自以任滿解罷非別有處分也按救荒事宜全在得人而號令州郡又在按劾官吏畏懼不爾則百方措置皆為具文矣朱子於浙東多所按劾而

於李嶧事未蒙施行屢以為言行狀叙救荒太略而於按劾皆不之及年譜視事西興注大概本之行狀增入賈祐之朱熙績而其他亦未及今依文集悉載於譜而并及留趙善堅乞許令佐自陳嶽廟兩條以見救荒之所重至於措置事宜科條詳密有不不可以或遺者乃備載其目於後云

### 永康陳同甫來訪

李洪本皆系於壬子今據兩家文集改正按朱子於壬寅二月十三日入婺州界同父來見朱子則在巡婺州時也壬寅通書即在其後朱子與同父第一書可考同父壬寅書亦言之壬寅歸後有見顧之約丙午亦有來春命駕之語其至否則無可考若壬子之來訪則兩家文集俱不之及同父以癸丑第朱子有書與之亦不言壬子之來也年譜蓋誤以壬寅為壬子而未詳考其實耳龍川集與朱子書凡八自

壬寅至丙午歲月皆可考其通書在壬寅相見後以考朱子文集次第俱可見但同父每歲遣使丙午以後不應無答書疑其皆通問語故不載文集耳朱子文集與同父凡十三書其丙午以後丁未癸丑兩書皆答同父不知龍川集何以缺之也又有戊申兩書見二十八卷辛亥一書見續集較龍川集為詳而壬子來訪則俱無所見年譜之誤蓋無疑也

夏六月早上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蝗災在七月修德政狀在其前故狀言旱而不言蝗行狀蝗旱相仍蓋概言之文集編次小誤年譜有詔捕蝗復上疏言事誤也今改正

條奏諸州利病

年譜本之行狀而刪去差役一條中亦間有不同今  
從行狀行狀云奏免台州丁錢年譜據奏台州許  
納半丁錢半絹與奏免丁錢不合故并存之又考救  
荒狀有許將台州等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  
與蠲放行狀亦或指此然半丁錢半絹為永久之利  
而蠲放丁絹僅五等以下人戶又止一年其利小行  
狀所載未明似當從年譜年譜又云其奏免台州丁  
錢至今台州小民言及先生無不以手加額焉此必  
元本年譜所有而所指亦未明也又按行狀總叙  
五狀所言之事年譜因之而李本首言及言云云則  
似是一狀非其實矣洪本更增與帥守同上首言云  
云次言云云考紹興和買狀與本府同上其他四狀  
皆自言之其云首言次  
言尤非是今並削去

## 秋七月奏蝗蟲傷稼

會稽縣蝗蟲傷稼其災為小而回奏御筆則其事重矣其打撲焚埋亦皆可為後法故不可以不書

# 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譜送紹興實無司理院三字據文集補入乞令浙西無礙官體究據文集本傳作提刑司委清彊官體究按年譜本之行狀兼用本傳補之行狀所載章十上十字當作六刻本誤也行狀又云事下紹興府勒之與文集不合本傳都司陳庸乞令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體究文集劾唐仲友第六狀云九月回准省劄唐仲友罷新任已蒙朝廷委別路監司體究即其事也而十一月十日辭免進職狀云并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官會人蔣輝等已得明旨盡行釋放是并未嘗下紹興府勒之也行狀蓋小誤其云紹興府已勘云云則提舉司送司理院根勘非浙西提刑司下紹興府也

# 毀秦檜祠

秦檜祠在温州永嘉縣學朱子巡厯未嘗至温州此  
移文毀之未詳其時年譜載於直徽猷閣之前亦無  
所據今姑仍之李本  
不載移文今從洪本

## 九月十二日去任歸

按本紀淳熙八年十二月癸卯出南庫錢三十萬緡  
付新浙東提舉常平朱某備賑糶九年七月辛巳出  
南庫錢三十萬貫付浙東提舉朱某備賑糶此兩條  
各三十萬緡俱見朱子奏狀望一云臣備錢使浙東又蒙  
錢以給一路賑糶已蒙開允應副三十萬貫續通鑑止載  
錢一百萬貫  
九年而八年則缺蓋疑其重出刪之此通鑑之誤也  
又朱子巡厯至台州奏奉行事件狀云七月十五日  
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十

五萬貫此則九年七月所出南庫錢而前狀所云已蒙聖慈支降三十萬貫者也度牒一道價錢五百文

元價

五百一十五百見

奏狀

三百道合之得十五萬貫并

官會十五萬貫合之共三十萬貫此非別有支降而

奏狀所云湊成二百萬貫者朱子以劾唐仲友去任不知後來應副如何本紀無考鄒本年譜云正月

四日出巡所部奏巡厯合奏聞陳乞事件七日至岷

縣劾奏密克勤十三日入婺州界十四日劾朱熙綽

十七日哭呂東萊墓由蘭溪入衢州劾李嶧及張大

聲孫孜奏巡厯發衝救荒事件二月復回紹興官次

自劾五月劾沈密一六月奏修德政疏七月奏蝗蟲

回奏御筆奏救荒畫一事件十五日出巡所部十八

日至岷縣十九日至新昌縣劾唐仲友奏巡厯沿路

災傷事宜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劾王辟綱奏

救荒事宜畫一狀二十三日到台州續劾唐仲友八

月十八日離台州入處州界具奏台州奏行事件奏

處州差役利害九月四日准省劄進職徽猷閣辭九月十二日在衢州常山縣界準省劄八月十八日除江西提點刑獄即日解罷職事仍具狀辭免新任還家候命十月九日準省劄令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辭十一月七日準省劄不許辭免并免回避辭是日降到直徽猷閣告命復辭十二月十四日準省劄不許辭免即日拜受職名仍辭江東提刑新任按此依文集諸狀序次日月最為詳悉然於體例不合故附此著於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行狀年譜畧同而小異故併載之

冬十月如泉州

李洪本無今  
據鄒本補入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是歲辨浙學

李洪本同李本載答呂子約劉子澄兩書洪本增答  
潘恭叔一書潘書今刪去按此條語雖本之答呂子約

諸書而意有所偏重不知是果齋元本否也浙學指  
子約應時德章輩而推其由來於東萊有不滿焉年  
譜竟似以浙學為東萊矣今雜採諸論浙學語而附  
辨之洪本附大紀論此不可曉今刪去辨浙學

始於癸卯甲辰而乙巳丙午以後凡辨浙學者悉附  
焉蓋以年分則散而不可以紀故類聚於此後辨陸  
學陳學皆仿此例朱子早年與東萊先生切劘甚  
至見於兩家文集蓋不後於南軒先生其沒後深為  
悼痛而歎吾道之哀蓋亦與南軒先生同也勉齋行  
狀云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

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  
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  
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達道入德守虛  
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  
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  
謀利之思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  
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  
下是以南軒東萊並稱而陸陳則斥言之其大指分  
明可按也至果齋則謂士各以意為學其驚於該洽  
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博雜之歸其溺  
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  
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乎持敬之約  
而憚於觀理之煩溺於徑約自指金谿驚於該洽則  
似指東萊學者知所傳則又不知何指而同父則不  
一及與勉齋所云殊以別矣魏鶴山作年譜序言張  
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

著述靡覓蓋同勉齋之說而大全集編次問答以往張劉呂為一類陸陳為一類界畫判然獨黃子洪語

類以南軒入胡氏門人中而東萊自為卷與陳葉一

卷陳謂君舉附焉陸氏一卷同則近於果齋之言

矣今李本年譜於甲辰特書力辨浙學之非於驚湖

之會則載三詩而云各持所見不合而罷於太極通

書解下略叙諸書往復不加一辭於同父來訪略載

數語並不言辨陸陳之學而於其未載朱子語江西

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辨論此道無由得明則元

本當有辨陸陳之學等語而為李氏所刪矣李氏為陽

明之言學自為陸氏韓其序中然果齋語不及同父宜

元本止有辨浙學陸學而不及同父歟未可知也朱

子之辨浙學專為呂子約潘叔昌孫季和輩言之而

推其所始不無遺議於東萊者又云名為伯恭而實

主同父故辨浙學與辨同父同而非以東萊與同父

同類而並議之也如湖湘學者胡季隨輩後來盡從

君舉之學朱子亦言欽夫言自有樊又宣可以上及於南軒耶李本之謬蓋大失朱子之意洪本後出其叙浙學陸陳大略皆同其本不載惟於閩東萊計其下則有大異洪本於李本時有所增刪改易似見李氏未刪改前之本而於此不能推類悉正其誤甚為可惜然洪氏所見之本亦未必是果齋元本也

##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 辨陸學之非

象山年譜朱元晦書云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顯道甚不以為然不知尊意以為如何象山答書云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有未得實處九淵往時與立之一書叙述立之生平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及見否按朱子此書不載於文集於陸譜見之其書疑甚長譜記其略耳所言勅局輪對及王謙仲袞機仲語頗悉未始及立之墓表象山答書雖不以墓表為然而於來書語一一酬答未嘗有激怒之意也其謂

因曹表而有所激或諸葛誠之揣度之辭耳未必其  
盡然也論象山輪對五劄象山答書云奏劄獨蒙  
長者褒揚獎譽之厚懼無以當之深漸疎愚不能回  
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  
轉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以金注之昏耶  
按此書象山文集亦不載載於年譜亦其略也洪譜  
亦載朱子與書而少略其自蔥嶺帶來句則削去此  
固為陸學者所深諱也又按朱子乙巳七月與劉  
子澄書言象山輪對奏劄及建昌傅子淵語甚詳而  
不及誠之書則誠之書自在乙巳七月後也閑闕錄  
學節通辨皆以為癸卯非是又續集答劉晦伯有為  
陸學者以為病已頗不能平則指顯道陸譜載朱子  
書有顯道甚  
然不以語閑闕錄以頗不能平為指象山亦非是至誠  
之書所云競辨之端則正指子靜言而學節通辨又  
以為指門人皆非是答項平父第四書以答誠之書  
寄之項書在丁未則誠之書自在丙午大約乙巳七

月後也。按曹表在癸卯五月論輸對奏劄在乙巳七月。傅子淵之來見在乙巳冬。朱子與象山書力攻子淵。在丙午誠之見象山不知何時必在乙巳七月後也。集見陸象山之激怒或因葱嶺帶來之云或因力攻子淵之故皆未可知。但以曹表為辭其實距此已四年矣。丙午攻子淵書象山文集無答書至丁未朱子再與書始答論子淵事辭氣頗慢至有勢力不能相敵之語。此其激怒可知。至戊申遂有無極太極之辨焉。與象山書朱子文集不盡載。今兼以陸譜文集考之而附其說如此。後之君子當有以考而正之也。

語錄云象山卒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淵。湯泳此說按象山卒於壬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其間赴當在癸丑正月二月間也。湯泳錄乙卯固不值其時。竇文卿從周錄在丙午以後此事不見於從周錄。恐傳聞之誤。閑闕錄云哭之者故舊之私情譏之者斯文之公議。此語固然。然謂其學

同於告子而辨之則可謂可惜死了告子則語太輕必非朱子語矣年譜不載今錄於此而附論之

# 辨陳學之非

按李洪兩本同父以壬子來訪而年譜云云系於其下今考兩家文集同父以壬寅見朱子於婺州而壬子則無其事故於壬寅補同父來見而壬子來訪則削之其年譜云云則移於此年譜有往歲二字永又有至是來訪四字今削去洪本以風切之下略載與同父第六書今亦刪去按年譜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一條不見於文集語類此自公晦先生所記載於年譜者以此推之則年譜當有辨陸學辨陳學兩條而辨陸學則為李古冲所刪耳姑評其辨陳學不知何以亦竟刪去豈若劉元誠所謂子產立良止之義耶抑竟以浙學當之耶永康事功自明指同父浙學則為呂子約孫季和輩言之雖云名宗呂

氏而實主同父亦略有不同而或遂以歸之東萊愈  
非其實此洪本皆不能有所是正也勉齋行狀叙此  
最明正本朱子語朱子文集以汪張呂劉問答為一  
類陸陳辨為一類亦自較然分明獨黃子洪語類頗  
有異說而果齋叙次朱子書實與行狀亦有不合豈  
以浙學為呂學自果齋已失之乎今其元本不可得  
見姑記所  
疑於此

###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春三月易學啟蒙成

李洪本同而洪本有易自文王以前至未行於世四  
十字李本刪去為當今從李本易五贊元附啟蒙  
後子見約而編集者多遺之今錄以附於啟蒙序之  
後著卦考誤辨郭子和之失行狀本傳皆以列於  
本義啟蒙之後而未詳何年所著年譜皆缺鄒本附  
註於啟蒙成之下而曰郭雍卒於丁未其成書當在

丁未後此亦未然  
今存其目於此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 三月小學書成

按癸卯與劉子澄書小學蓋託子澄為之編類其中有云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一篇已自多了叙古蒙求亦太多兼與澁難讀非啟蒙之具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易諷詠易入心最為有益也至乙巳又與書云小學見此修改凡定著六篇則如今本所定已刪去文章一類矣凡此可見其次輯之意又歷丙午丁未而後成也又按語類陳淳錄云或問小學寶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眾編類求偶缺此爾又黃義剛錄云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一條甚切何以不編入小學曰這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據此則編類或不止子澄一人而

於兩錄又可見古人著書得其大者而於小小處亦不屑屑尋究也今并附載於此

# 秋七月除江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辭不允

按本傳周必大相除某提點江西刑獄年譜云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皆以為周相之功也續集與黃直卿書云江西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欲與郡上命與此更有少曲拆大抵此番畫出上命或者以為不當力辭其說亦是則與本傳年譜皆不合行狀叙再除江西於周相頗有遺議或本此也據年表丁未二月周必大為右丞相施師黜知樞密院事八月留正參知政事戊申正月施師黜罷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五月王淮罷是丁未七月王淮尚在相位然淮已不主此除而書所云似指周不指王也其云緣上封事則與洪本台李本刪楊萬里封事薦六字只云上諭宰執朱某久

閒可與監司失其實矣今從洪本而附與直卿書以  
記疑焉行狀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  
不許遂拜命十五年又以疾辭不許遂行本傳十四  
年以疾辭不許遂行此誤也據辭免狀以十五年三  
月十八日起行可證年譜十四年十月遂行蓋承本  
傳之誤今削去按壬寅改官宮觀告命丙申秘書  
郎告命辛丑直秘閣告命壬寅直徽猷閣告命此皆  
見於文集辭免狀而年譜皆不載其告辭載之自此  
年始以後多載而亦有缺者如漳州  
祠源  
甘男  
無職  
告罷  
命今  
以其存者悉著於篇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  
疾辭不允三月十八日啟行在道再辭并請祠夏五月  
復趣入對

按此條洪本所書為詳正月趣奏事之任則見於辭免提刑劄子一三月十八日起行在道凡兩請祠一見於辭免劄子二一見於辭免劄子三至五月促入對則辭免狀所云行至信州兩次遣人復申前請凡厯四旬幸而稍安且有促行之命是其明證也行狀王淮罷相遂力疾入奏而不及促行似為闕略今定從年譜而於在道請祠則依文集增再字

##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年譜用李錄而少有不同後殿班引下有力疾奏事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十七字而刪上慰勞甚渥五字與清要差遣下有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十字不可不理會下有其二言獄官當擇其人其三言經總制錢十六字第五劄讀至洪本作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凡三百二十字盡用行

狀補入李本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効可以仰酬聖志因反復以天理人欲為言規諷切至與洪本不同其下又言置將云云皆與李錄同未有是行也五十字則又皆用行狀語洪本又有時曾覲已死二十二字則又用本傳今錄李錄及行狀本傳而年譜異同則附載於此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職名

### 江西提刑

按郎官之除以疾在告未供職次日聞有林栗章疏乃以足疾請祠辭免狀二所叙甚明行狀但言以足疾請祠似少曲折洪譜云故事無以侍郎勅本部郎官者滿朝皆駭笑之先生初以足疾移告繼聞有勅章遂請祠併進呈年譜所叙與辭免狀合其云併進呈者蓋以申省給假申省請祠併進呈非指林栗章

疏也上曰林栗言似過則考宗自以林疏與宰相言之耳今依奏狀洪譜略為改正已載奏狀故洪譜亦不重載也按延和奏對考宗褒予甚至而實未能用其言兵部郎官之除亦非所以盡其用者即如封事所云豈一兵部郎官所得言哉朱子之移疾當亦以此而遽有林栗之劾考宗雖云栗言似過而亦不以為非也周相蓋微窺上意而又度朱子之未必就職故依舊提刑江西為兩全之策迨後葉適之辨胡晉臣之劾於是孝宗知公議之所在而以前出之太遽也乃復召封事之上遂有經帷之命然一辭即許而不必其求也詳觀前後可謂受盡言而不以為忤而實未有嚮用之意朱子所以徘徊而不敢遂進行狀專以歸咎於周相似未盡然至於指道學為邪氣則自施蕭輩所言而周留必無是語矣廟堂之上賢姦雜用如此又豈得君行道大有為之時哉於此見朱子之辭疾亦有所不得已也

在道辭免新任有旨趣之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并請  
祠磨勘轉朝奉郎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八月辭轉官辭職名皆不允遂拜命

李本止載七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而其  
餘皆略之其云七月是也洪本七月在道辭免新任  
八月以足疾請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辭  
磨勘轉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十月受職名較  
李本為詳而多舛誤其在道辭新任非七月再以足  
疾請祠亦非八月磨勘轉官在直寶文閣之前轉朝  
奉郎即轉官非兩事洪本蓋用行狀而失之今辨正  
於後按朱子以六月八日除兵部郎官十日依舊  
江西提刑其啟行之日無考大約一兩日間耳在道  
辭免新任此六月非七月也又辭免提刑狀三在七

月而云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當是七月還家之後其辭免轉官狀云今月二日準降到告命今月乃八月則轉官自在七月而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亦在七月與周丞相書言崇福請已拜命其書在八月十四日可據宋史林栗以七月出知泉州行狀所謂兩罷之策是也辭轉官職名皆不許其拜受當在九月名赴行在以九月二十六日而辭免狀言遷官進職曲賜光寵則固已受職名矣又已酉正月辭免秘閣修撰狀云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辭不獲祇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以是逆計之則拜受職名當在九月名命之前必不在十月也今俱依文集改正按奏事延和殿年譜所叙較行狀本傳為詳皆本之李昉祖錄此條注上與周相語則行狀本傳語錄皆無之未詳所據疑出元本而葉適上疏以下則具於本傳胡本源又增數語晉臣本傳亦無之而叙次亦不合其詔某入對等語在六月二十六日而胡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臣之疏林粟之出知泉州在七月朱子之除直寶文閣亦七月故云為兩罷之策本傳叙次極明直寶文閣亦七月故云為兩罷之策本傳叙次極明

開亦主罷西京嵩山崇福宮而年譜倒其次今依本傳

改正以蒙適意勅某所從後言不實胡晉臣輪栗狠復自言用

無者為事而私意人學

係之所同惡間

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 除主管西太

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李洪本趣入對在十一月之下文集封事十一月一日則趣入對當在十月非十一月也朱子準省劄九月二十六日召赴行在辭免當在十月不允再辭即與封事并上據續集與黃直卿書乃十一月初七日也今改十一月趣入對為十月而封事之上增十一月字至說書之除以十一月三十日準省劄則具狀

辭免在十二月至巳酉正月十一日又準省劄可依  
所乞除秘閣修撰仍舊宮祠前後亦自分明宋史十  
二月壬午除朱某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與  
文集不合又行狀明云疏入之明日除說書宋史之  
誤蓋無疑也 孝宗天資英毅聰明特出於天下事  
無不諳悉聲色貨利無所汚染但以惑溺近習不能  
信用正人卒不能成其大有為之志此為根本之蠹  
故陳俊卿作相僅二年而一去不復入於汪應辰張  
拭劉珙陳良翰王十朋諸正人皆不能盡其用龔茂  
良以首參迄不得相而一與曾覲忤遂至貶死朱子  
屢辭召命蓋亦以此故封事之末有云臣之得事陛  
下於今二十有七年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  
自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為言矣辛丑再  
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所言又不過此臣邇方下  
士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  
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

區之意獨為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為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遒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蓋通篇陳說雖多而其大指歸結在此所謂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之涕下者行狀之所發明詳矣而於此全不之及至所舉日月遒邁數語則不過年往歲徂之歎而於忠誠懇惻何有哉勉齋朱子高弟宣有不得朱子之意者而後學愚昧於此有所不能深曉故姑誌於此以俟質焉李本延和奏事大概用李錄與洪本同除兵部郎官以下則比洪本有所刪削而大指則不異至戊申封事則朱子所云雖為一時而發實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魯叅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其重也

如是李本刪削僅存數語其庸謬無識蓋不足論洪本依行狀為得之今定依文集全錄封事固不更及所附楊復語頗有發明李本刪去今仍附入除說書注自先生當孝宗朝至孝宗內禪矣洪本悉載行狀語李本亦刪去今載行狀

### 是歲二月始出太極圖說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此在二月後題甚明年譜置於後者以正月三月皆叙趣奏事事各以類叙故系之於後耳增是歲二月四字其義方明通書以丁未作後記亦必成於丁未而學者傳習亦未必定在丁未以後也戊申二月始出兩解則見於後題然重在使廣其傳且其意亦有為而發非學者前此皆未之見也年譜因之增通書二字未有所據今從鄒本刪去兩解題後蓋為陸子美林黃中發黃中辨論在戊申六月而其論易

西銘寄朱子已在戊申前矣  
至象山辨論則在戊申冬也

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既歿求其說而不得乃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之說不同已且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為非而仍守延平之說逮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已不主延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明言延平之說為有偏戊申答方賓王書亦再言之而楊葉陳沈廖諸錄皆確然可考自永樂性理大全略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來之論無及此者學薈通辨云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為不然又云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為入道指訣晚年見道分明始

以為不然其說頗詳雖有未盡其曲折者而其所發明則固昔人之所未及也當表而出之 答呂士瞻書不詳其年其及南軒集後本自在甲辰後與答方賓王書其先後則未可知也方書在戊申今以方書為據載於戊申而語錄楊葉陳沈廖諸錄皆以類附焉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春正月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職名

按辭免秘閣修撰狀云除秘閣修撰仍舊宮觀辭免江東運使狀云臣今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李本止云除秘閣修撰蓋失其實洪本依行狀仍奉外祠今據文集補正

二月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按與張呂書則甲午乙未大學中庸已有本矣與詹  
帥書在乙巳尚云所改極多距甲午乙未十餘年矣  
詹帥書已及中庸序則兩序作於乙巳前至己酉而  
後定耳詹帥刻語孟集註於廣西而大學中庸章句  
則未之及不知兩書刻於何時度必不至己酉而後  
刊行也是時門徒各有傳錄書坊中必有不告而刊  
者但於文集  
無所考耳

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按奏狀四月二十一日吏部降到秘閣修撰告命年  
譜不載以其力辭不受故刪然至辛亥始受秘閣修  
撰職名亦不云  
更有告命也

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辭

李本刪先生以江東漕至不敢受三十一字今從洪  
本按朱子自被召以及歷任本傳皆言其由而此  
除獨無之是時留正為右丞相王藺為樞密使胡晉  
臣簽書樞密院事必留王兩公薦引之力也傳蓋失  
載考其時則可知矣

朱子年譜考異卷三